

女人女人

進德



## 彈花文藝叢書總序

趙海閣

「彈花文藝叢書」由草擬計劃到訂立具體辦法，前後不過三天工夫；爲什麼這樣快？原因是華中圖書公司的經理唐性天先生和我都感到這種工作之重大意義；爲適應時代需要而迫切地有發動之價值；所以我們並不足估量自己力量的大小，或預計效果的成敗；只抱定一個助長民族抗戰的宗旨，虔誠貢獻出我們的良心來！

從二十六年「七七」到廿九年「七七」，這一個長門爭的過程中，不知道多少爲爭取民族解放而爆發的炮彈，開放了無數朵底色彩的戰鬥的文藝之花，這是中國民族文學最燦爛的奠基，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文學從此堅強地建立了！

由「五四」到現在，由「反封建」到「抗戰」，這是中國文學運動由社會革命到民族革命，隨着時代進展的一個戰鬥的階段；所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這個法則是沒有錯的；民族文學於是應當歸之于目前這個偉大時代的產物，或則說它是這個偉大時代的反映。



3 2173 1695 3

MG  
1234  
242

但，民族文學要怎樣才能有力，有效果，而達到直接影響抗戰，助長抗戰的使命呢？這裏我以爲不外乎兩個條件，即勇敢與堅強；也不外乎兩個表現的方式，即暴露與戰鬥。爲了適應時代需要起見，自然是發展戰鬥的民族文學最合宜，也只有戰鬥的民族文學才是真正充滿了火一般熱力，鉄一般意識的文學；換言之，在烽火時代中開放了戰鬥的文藝之花所結的戰鬥的文藝之果，也便是促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最大因素。所以我們極希望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面前，無記是先達或則新進的文藝作家們，都本着一種民族戰士的精神，在現實問題，客觀環境之下，努力創作些偉大的戰鬥之文藝作品，這無異是抗敵的武力後盾，尤不至于一枝救亡的生力軍！

根據以上原則，本書想把凡是富有生命力和戰鬥性的優秀之文藝作品盡量網羅起來，彙輯起來；這對於中國文壇多少是一個稍有歷史意義的貢獻，盼我文藝界的朋友們特別幫忙才好。

講到本書的內容，擬包括文學的各部門，如長，短篇小說，獨，多幕戲劇，以及散文詩歌；題材方面，則必須有關抗戰而新穎真實。不過採取稿件的態度我們是相當認

真的，絕不願爲人情，地位所拘；只要是好的作品，無論對於作者是不相識，或有名無名，都一樣看待；只是這個『好的作品』之標準，我們却是很想提得高點。

最後，報告讀者，這第一部定爲十冊，每月出一冊，十個月出齊；假如沒有什麼意外的阻礙的話，第二部，第三……均將陸續出下去，直至最後勝利之日光臨！



## 序

孫科

洪教授淺哉先生是中國新演劇文化的創基者之一，從事劇運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堅苦奮鬥，始終不懈，最近又在病體尙未完全康復的狀態下，努力完成了這一齣有意義的三幕大劇本，這種獻身工作的熱誠是值得佩服的。

洪教授不但是我們當代一位多才多藝的戲劇專家，而且還是一位民主陣營中的戰士。十餘年前上海太光明戲院中抗議辱華影片一壯舉，曾經博得世界人士的同聲贊揚；戰事初起便率領同志深入戰地工作，實創知識份子從軍風氣之先；至於熾熱的社會問題的關心以及扶弱抑強的正義主張，則在一列二三十部創作中，特別在他的代表作農村三部曲中有着充份的表現，而現在的這個新作更非例外。

洪教授這次所選擇的主題，是關於婦女與兒童問題的。不用說，生育與兒童撫養原是婦女同胞的天職，但由於戰時生活的艱難，到今天已成爲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的不堪其苦的重大担負了。這一方面固然影響到她們自己的事業，也妨害着她們的出來積極參加

援建工作；另一方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疏忽了兒童的應有的教養，既屬常事，而棄嬰與墜胎，亦已數見不鮮——這是以危害到整個民族前途的健康的。於此可見，洪教授的選揀這一主題，把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劇本中提示出來，是十分合乎社會的需要的。

至於洪教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廣泛地發動組織「保育合作社」，這在現時來說，自不失為一有效的實際辦法，因為迄今我們的革命猶未成功，我們還不能達到有如國父所昭示給我們的理想境地：「小孩子自出世以後，自小長成人，國家都有教有養」，所以洪教授的這一設計是有着現實意義的，但是這也很明白，問題的澈底解決，只有革命建國的三民主義的實現才有其可能性。而要如此，是需要大家來加緊努力的。

我能夠讀得洪教授的手稿，甚感榮幸！茲略抒所見於上，藉以表示我對作者的敬意與乎對劇藝的愛好罷了。

# 女人女人

(亦名「多福多壽多男子」)

獻給熱心兒童福利事業和從事育嬰保幼工作的人們

時間：現代。

地點：後方某大都市的近郊——某大學所在地。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玉鳳 本姓周——十七歲——父爲印刷技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母離港至桂。兩年後，又從桂至渝——不意途中覆車，父母及一幼弟竟因之喪身——幸得人救助，今來渝在吳教授家，爲一似被收容亦似被雇用的女僕。

方老太太 六十六歲，吳教授夫人的姨母，約一年前由渝陷區來後方，所乘公路車，夜停某小鎮，聞玉鳳悲哭，問知究竟，攜救來渝——一子兩孫，先後亡故，惟第三孫尙健康，刻服務空軍——老年人現住吳處，極喜三甥孫，時購糖果玩具爲贈。





羅嫂 卅一歲，來吳家將近五年，從另一「大學城」至此。初來時爲奶媽，斷奶後改爲領帶三個小孩的保姆，現爲「全做女工」——爽直忠實，主僕間感情極佳，幾乎像一家人。

榮婉芬 年齡不可知——有人詢問，輒被視爲侮辱——生長在美國（父爲華僑）因而對中國社會習慣，不甚熟悉，與吳夫人在美國某大學同時讀書，同年，但不同學系，今與吳教授同事——在同一大學中，担任體育指導。——熱心，勇於仗義，但頗單純——與吳夫人友誼甚篤。

原敏英 廿六歲，容貌俊麗——大學畢業後，卽任助教兩年——對於「生物化學」略有成績——少年得志，又因出身大家，（父爲省政府委員，兄弟姊妹都受大學教育）未免目空一切——好誇說，喜賣弄，但敢作敢言，有決斷，有決心，爲吳教授得意門生，現正助吳教授從事「維他命」研究——彼此「友情」濃厚，已超過師生應有的限度。

吳莊紀英 卅七歲——教授夫人——三個孩子的母親（最大十一歲，最小兩歲半）——與吳教授在美國某大學中同年同系，同讀「生物化學」，成績且較吳教授爲優——但十四年

做結婚生活，早已改裝爲一馴良主婦，不似先前的辛勤學者了。和善寬厚，惟太愛惜寡母情面，無盡苦惱，或潘韻是這一弱點引來的。

李太太不四十歲，半生有年，老舅姑，育有未成年的兒女，八曾生九孩，已殤其四，現存五個，這其夫極勤重事，機關爲一中級科員，每月所得不足養活九口之家，而本人因須照顧小孩，處理家務，又不能出外工作，稍增收入，與吳教授夫人爲小同鄉，而且親戚關係複雜，她是與夫夫的遠房表姊，也是吳夫人的堂姑婆，異地重逢，甚得吳夫夫的照顧，但人窮志短，一個窮苦多孩的母親，最畏懼的是再有生育，因此再三

日大懇求楊大夫爲之設法。

凌太太卅三歲，生有兩孩，抗戰後，仍居上海，未隨其夫內移，直至八九月前，上海環境太惡，不得已，變賣飾物，攜孩繞道來渝，其夫久在政府某附屬事業機關中任職，因收入差可敷衍，已於兩年前，另組家庭，法律上有「妻」的身份的人，欲主張權利，或決絕分離，均有所顧忌，未能實行，本已成舟進退兩難，一切委屈退讓，在她說，無非是爲了兩個小孩，是一個可憐人。

卓唐淑彬 卅八歲——結婚將近二十年——夫婦渴望子女，惜卓太太至今不育。這是她生平

一大憾事。其夫刻在別地爲一國立中學教員。本人現在某書店編輯一兒童月刊。在女子初中時曾和吳夫人同學。戰時在後方不遇相逢，遂意格外親熱。對吳氏三孩至爲珍愛，幾乎每天必來，幫着方老太太爲小孩縫衣製鞋。一個懂事識相的人，說話做事，極有分寸。

楊大夫 四十八歲——和吳夫人的母親相熟。幼時，在某教會辦的小學啓蒙後入某教會中學讀書，又後入某教會大學專習醫科，畢業後並至美國留學。結婚多年，其夫爲一化學工程師，刻在邊地某「半官辦」的大規模的化學工廠中任總經理。子女都已長成。長女已結婚生子。次子在空軍服務。幼子亦已在大學讀書。化學系三年級。本人擇居此地。爲能與幼子日夕接近。帶便行醫，半爲慈善性質，並不以之爲業。診務不忙。與方老太太頗相得。兩位年事較高的人，觀點興趣，多有相同。

程永華 廿六歲——結婚三年餘。丈夫爲一小公務員。結婚之前本人原有職業。但爲了組織家庭，曾毅然放棄，每晨在家炊洗操作。惟數年來物價日高，一人所得，維持兩

人生活，已羈勉強。迨後生育一孩，困苦窘迫，不墮名狀——此孩產後兩個半月亡故，在別人必以爲大不幸，而她們却以爲大幸（這樣反倒可以減少大人和小孩的痛苦）——她們同意，在此艱苦時期，夫婦不妨暫時分離——且爲實行主張，丈夫獨赴另一城市工作，而程幸在當地民衆教育館中覺得圖書管理員職務，勉能自活。夫家和方家沾有親戚，因之每晚及例假日，總來吳家盤桓，她幾乎視吳家爲其娘家——是一個明事理，有胆量的女子。

## 第一幕

大都市的近郊，有山，有水，通公路，原來是風景區，抗戰後若干教育機關和某大學，遷建於此，成爲一小型的文化中心區。

鎮內頗有幾家紳良，卽如曾家花園的主人，年收租米在二千担以上。花園依山修築，花竹繁茂，果樹興榮，中有百年前的舊屋，亦有仿西洋式的洋樓。主人六十之年，能詩能酒，能棋能畫，敬慕吳教授爲國內國外的有名學者，（吳教授曾有關於生物化學的論文，在外國科學刊物上發表，）欣以園內山半數棟爲其住所，年收象徵租金一百元而已。

這是吳家的起坐間，也是會客室，也是餐廳，也是家庭幼稚園，也是教授的圖書雜誌閱覽室。這裏是花園的一角；和其他房屋多少隔離，最適宜於讀書靜思。吳教授特喜此地。但聲音煩擾，不必都自外來，家中現有兩個從兩歲半到十一歲的小孩。

此室原是一間廳堂，北面有花格長窗，窗子外面是走廊，廊下種些美人蕉，胭脂粉之類，開窗遠眺，從室內可見隔河一片青綠山色，長窗上頂尚有橫匾，書「見山軒」。

長窗前有天然長几，几上應有的花瓶，屏架之類擺設，久經搬去，此刻堆着一些報紙雜誌。長几前有仙人桌，桌兩旁各有太師椅；方桌上也堆些書報。方桌更前四、五張小圓桌，但此刻已向左移，讓出右邊地位，安放一張大的逍遙椅，這是吳教授留學的成績之一——因為在他作學生時代，幾乎每一美國大學生室內，總有此式椅子一張——逍遙椅的右邊，沿牆放着兩書架，裏面塞滿舊書。小圓桌左面，沿牆放着幾張靠背椅和茶几。室內還有竹、木、方、圓、四足、三足、有靠、無靠各式椅凳八、九張，安放似乎並無固定的處所。

左壁靠椅的末端，有門通吳教授的書室。門已改西式，裝有「洋轉手」容易關閉，且較嚴密。這樣，吳教授希望將兒女的吵鬧聲，關在書室之外——吳教授在家看書寫文的時候，就是這「見山軒」也不准孩子們入來的。正對此門，右壁也有同樣一門，通孩子寢室。門未改造，但已關閉。欲往小兒寢室，須從後面走廊轉走。

幾扇長窗，都敞開着，季秋時節，綠葉未落，殘紅猶剩，一片寂靜平和，自得其樂的景象。至少在表面上還看不出這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

△

△

△

（方老太太此刻坐在逍遙椅上做針線，起勁地一針針的爲甥孫們捺着鞋底；老年人目力不濟，戴着一付老光眼鏡。）

（玉鳳拿着一小包物事從後面右首入來，走到左邊開着的長窗前，稍微站定，見屋內並無別人，遂至方老太太身邊。）

玉鳳：「方老太太，那個小孩衣服，已經給你縫完啦。」

方老太太：（停針）「縫完了嗎？啊，是呀，今天下午六點鐘，要收齊送去的，拿給我看看。」

玉鳳：（打開手中包）「你看這這『要得』嗎？」

（那件嬰兒衣，似乎縫得很精緻，上面還繡着幾朵紅花）

方老太太：（頗爲高興）「要得要得！『！』你還有這麼一手，玉鳳這孩子真不錯。」

王蓮鳳（仍包好遞上，猶有孩子氣——得意地）不知道她起她們的來，我做得怎麼樣。

古芳老太太（接過來放在針線扁內）照說，該是我自己動手縫才對，那才算是對兒童

福利每個人自己的貢獻，可是我眼睛跟不上你們年青人，細針細線，到底不行啦！

王鳳：捺兩針鞋底還可以對付着。

古蓮鳳（六）（一面將室內椅凳擺順）做的這些小孩衣服全都是送到保育院去的嗎？

古芳老太太（善意的糾正她）不是保育院，是育嬰院。保育院的孩子要大些，育嬰院的

孩子小得多；都是剛生出來的，頂多不過四五個月的，好些還是人家扔掉的孩子。

古蓮鳳（似乎印象很深）哦！老太太，這真是一件好事。（回憶）我們太太，好像是從

前做過幾回衣服啦。老太太還是第一回。

古芳老太太（承認）她們太太們參加一個會，叫做什麼「母親會」，每個人必得自己動

手替育嬰院裏面那些父母不要的，或是沒有父母的孩子們，每個月至少縫一件衣

服，你們太太現在做了小組組長，硬把我拉進去。可是我眼睛太差事，還得讓你替

我動手。



玉鳳（想了一想，面上突然露一種欣羨的微笑）這些孩子們倒是很福氣的。

方老太太 育嬰院裏的孩子們，還會有福氣？

玉鳳 有這麼多的太太小姐們替他們做衣服。比起那些沒有人理，沒有人管的孩子們可

不越……

（玉鳳突變嚴肅，低頭不語）

方老太太 這話倒是對的。

（玉鳳沉思了一會，勇敢地走前幾步）

玉鳳 方老太太，我給你講一件事，我想走。

方老太太（甚為詫異）啊？你想走！爲什麼！

玉鳳 不爲什麼。（情感地）一年以前，我爹跟媽跟小弟弟，因爲翻車死了，留下我一

個人，流落在那麼一個小村子裏，是你老太太的大恩大德，把我帶到此地來。

方老太太 你在此地不還好麼？

玉鳳 我們太太接了你老人家的話，把我放下。說起來是一個女僕，可是差不多跟自己。

一家人一樣。給我錢，給我鞋襪，還把自己的衣服省下來給我穿。我身上這件褂子，不就是太太的旗袍改做的嗎？

方老太太 你是和平常的女僕不一樣，你父親是印鈔票的技工，你們也是好好的人家，你又不是還在中學裏讀過書嗎？好像你對我講過的。

玉鳳 對，是的，我已經在初中畢業，本來還想讀高中的。

方老太太 你在這裏不能算是個人。你只算是在這裏避避難。每天讓你買菜洗衣服帶孩子——

玉鳳 我倒不煩做事，在家裏我也得幫着洗衣服帶兄弟的。

方老太太 那麼你到底爲什麼要走？

玉鳳 毅然 那位羅嫂，真叫人受不了。

方老太太 微訝 羅嫂待你不好嗎？

玉鳳 她倒是待我好，就是太好了一點。我的事，她樣樣都要當心。她還要我叫她乾媽。

方老太太 那麼你叫了她乾媽沒有？

玉鳳：有時候叫，有時候也不一定叫。她成天吵着要做人家的乾媽，這也得要人家真心願意呀。

方老太太：嗚，就是爲了這點點小事要走嗎？

玉鳳：她管得太多，我自己的媽媽，都沒有這樣管我。一天到晚，不是說這句話我不該講，就是說那件事我不該做。郵差送來兩封信，又說我是不該收的。趕場買菜的時候，有人跟我說話，又說我是不該理睬男子的。一天到晚煩死人。

方老太太：（開始理解她的心事）你現在有地方去嗎？

玉鳳：還沒有。也許我還是去做女僕。（嘆了一口氣）自然，在別處，恐怕不容易再會像在這裏一樣，那麼大家待我好，可我還是……

方老太太：（熱忱）你那樣就走是不可以的。你曉得，現在的世界多惡！男子們的心腸多狠！一個年青漂亮的女孩子——你還是長得不難看——社會上的壞男子，絕不會肯放過的。你會上人家的當，吃人家的虧的。

玉鳳：（自信地）我不怕，我已經十七歲多，差不多是個大人。我懂得招呼我自己。

（幼稚地）再說國家不是有法律嗎？一個男子騙了一個女子，他能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嗎？

方老太太（轉方）男子害了女子，你讓他負責！這句話，在平常的時候，就不準能做

到。此刻是打仗的時候，兵荒馬亂的，好人規矩人，倒是不易走動，因為交通工具缺乏。可是惡人壞人，東竄西跑，總有路走的，交通來得個方便。譬如說，一個男子騙了你，向別處一溜，你到那裏去找他負責。

玉鳳（主意已定）我還是不怕。

方老太太（羅嫂管你，也是爲了你好。你本來已經沒有媽，有一個乾媽，不就是有了親

人麼？

玉鳳（搖頭）那里比得上自己的媽媽。

（羅嫂拿着兩封信，從外面走入）

（玉鳳看見，不再聲響）

羅嫂（方老太太，郵差跟您送來一封快信。

方老太太（接過信，先看封面——欣喜）好，正是時候。

羅嫂 是從空軍基地寄來的麼？

方老太太（一面拆信）是他來的，差不多有十天沒收到他的信啦。

（小孩子們在隔壁喊玉鳳）

（玉鳳正在理齊方桌上的亂書——她還想和方老太太講話，不即去）

羅嫂 喊你，玉鳳，還不快去。

方老太太 你先去吧，玉鳳，過一回——（忽然想起）今天下午怕不行，還有客人來

——（叮囑）那就明天吧，明天下午，你再來跟我說說。

玉鳳 就是。

（她臉上一種古怪的表情，似乎有說不出的話要說，緩步走出）

（方老太太讀畢信，十分高興）

羅嫂 老太太有什麼喜事？

方老太太 他升官了。我那第三個孫兒，做了領航員啦。

羅嫂 恭喜，恭喜。

方老太太 (其實得意) 好麼？

羅嫂 第三位孫沙爺，當了空軍，真是好福氣。可是，老太太，您怎麼肯捨得的？

方老太太 小孩子咱已願意，要阻擋也阻擋不住。再說，男子們常一個軍人，替國家出這力，不是應該的麼？你的丈夫不也是當兵去了麼？

羅嫂 我們那個不同。

方老太太 有什麼不同？

羅嫂 他是中了簽去的。

方老太太 不管他是怎麼去的，你不高興麼？

羅嫂 高興，也不高興。

方老太太 怎麼會的？

羅嫂 他在家的時候，常和我吵鬧，有時還要打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又免不得想他。

方老太太 不用提啦。

方老太太 你自己的孩子呢？

羅嫂 噢，你怎麼會曉得我有孩子？

方老太太 （一笑）哼，哼，你怎麼會來做奶媽的！

羅嫂 那是四年前的事，現在不做了。現在也不做專領小孩子的乾奶媽了，現在只

做一個打雜的女工。

方老太太 「乾奶媽」？

羅嫂 吳教授是這樣稱呼我的。（忽然注意到自己手裏還拿着一封信）啊，我幾乎忘

了。您看完信，我還有一封信，您給我唸唸吧。

方老太太 你也不認識幾個字麼？

羅嫂 認識只是幾個字。「湖——南——長——沙——易——家——灣——我認識。」羅

字，我也認識。一整封信，我認不識。

方老太太 好的拿來，我替你看。

羅嫂 （遞過）字就認不到幾個，信里的話，我可不用看，一猜就猜到。信是我父親寫

的。家里的米不夠吃，五歲的男孩——那是我的第四個；我生了他就到吳家來做奶媽的——五歲的男孩子，吃飯跟大人一樣；五歲的男孩子，也應該上學讀書；鄉下沒有錢，快點寄錢回家！愈快愈好，愈多愈好，孩子的父親還是沒有音信——我看這就差不多啦。

方老太太（一路看，一路聽，一路點頭）都給你猜對了……米不夠吃——孩子要學費……快寄錢……女婿沒有信回家，（還信）你也常寄錢給娘家麼？

羅嫂 有錢就寄幾個，沒有就算了。還不是爲了我的孩子。老太太我才真是命苦，我生過四個孩子，可是沒有一個孩子，吃過我自己的奶。丈夫家里沒有田，每回我生了孩子，就逼我到外面去做奶媽，賺錢。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娘家去，吃奶糕，吃米湯。我真不懂，生了孩子出來，吃不到自己母親的奶；有奶的母親，出去做奶媽，給別人的孩子吃！這樣生孩子，有什麼意思？幹什麼要生孩子。

方老太太（一笑）哼，哼，問你呀！

（隔壁一片小孩哭聲）



(玉鳳入)

玉鳳 方老太太，小少爺不肯吃藥，哭着要外祖母拿給他吃，太太請你去。

方老太太 嗚，這些孩子們，都慣得太嬌。好，讓我去看看吧。

(方老太太放下針扁，由走廊走出)

(玉鳳正想走去)

羅嫂 (低聲喊) 玉鳳。

(玉鳳自管往外走)

羅嫂 (見方老太太已走出，大胆使勁喊) 玉鳳，玉鳳。

玉鳳 不得已，立定寸寸不耐地，幹什麼？羅嫂！

羅嫂 (向羅嫂) 爲什麼不叫我乾媽。

玉鳳 乾媽！乾媽！

(玉鳳轉身就跑)

羅嫂 (上前) 把拖住的好大膽子，你還要強，你的把柄，又給我拿到了，你知道麼？

玉鳳 (拍口袋) 在這哩。

羅嫂 (不由得停問) 什麼把柄?

羅嫂 我拿給你看。(取出「封信」) 郵局寄來的，人家給你的情書。

玉鳳 (上前索取) 給我。

羅嫂 給你，好容易，你不是親自答應過我，不再和那些野男人通信的嗎?

玉鳳 (搶過) 給我。

羅嫂 (看信封上字) 這是個「董」字還是什麼字?

玉鳳 (趨前看) 不是「董」字是個「黃」字，

羅嫂 (她伸手就搶，但是羅嫂早把手縮回，未被搶去)

羅嫂 豈有此理，情書可以隨便搶的。

玉鳳 你把情書拿去好了，我不要了。

羅嫂 等我來算一算，姓楊的來過五封，姓董的來過六封，姓劉的來過兩封，現在又是

一個姓黃的來了「封，又多添了一個情人。

玉鳳 該死，該死，我又沒有叫他們寫信。他們寫了信由郵局寄來，叫我不收又怎麼

呢？

羅嫂 你不會叫他們不寫嗎？

玉鳳 我是叫他們不寫。每次我寫回信去總是叫他們不要再寫的，（伸手）給我！

羅嫂 給你可以，先叫我一聲乾媽。

玉鳳 你拿去好了，又不是寫給你的，反正你也看不懂。

羅嫂 那我拿去給方老太太看。

玉鳳 （真着急）爲什麼拿去給方老太太看？

羅嫂 方老太太看得懂，我請她唸給我聽。

玉鳳 （理直氣壯地）常言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給男人們

講講話，通通信，有什麼大的了不得，要是我媽媽在的話，她也不會管我的。

羅嫂 不要臉，好大好大的大姑娘，我看你簡直是個小孩子，一天沒有人管簡直是不行。

玉鳳 你比我大多少，你今年才三十一歲，一天到晚要做人家的乾媽，羞，羞，羞。

羅嫂 我說你是小孩子，你還不領教。

玉鳳 我年紀比你小，可是志氣比你還大，見識比你還多！

（羅嫂從書架雜誌堆後，尋出一個報紙包來）

玉鳳 （眼上去再討）快把那封信給我吧。

（羅嫂不理！將報紙打開，裏面一個舊的洋娃娃！！原來的兩隻手臂都沒有了，

用花布做成兩隻手臂）

羅嫂 （神氣地）你看。

玉鳳 （驚喜）啊，我找了多久了，原來還在這裏。

羅嫂 （高舉洋娃娃）這不是你的！

玉鳳 是我的，爲什麼你把它藏起來。

羅嫂 好大好大的大姑娘，還偷着玩這些東西。

玉鳳 這是小少爺玩壞了不要的。扔在奩裏裏，我把它檢起來，補上兩隻手臂留着它自

己玩玩，這又有什麼不好？

羅嫂 你再不能誇口不是小孩子了吧。

玉鳳 好了，好了，你講得對，你有道理，乾媽，快把信給我吧。

羅嫂 （望着她半天）你肯叫了，拿去。

（擲信給她）

玉鳳 （把信拿到手）這樣免強人家叫的！我想，姆，聽着也沒有什麼味道。

（榮婉芬和原敏文此時一同走入）

（榮穿着毛線衣，手裏拿着網球拍，和一個小紙包）

（原敏文夾着一個大的，黑色的公事皮包）

榮婉芬 羅嫂，你們太太在家嗎？

羅嫂 在家。

原敏文 你去對太太說我們兩人來了。

羅嫂 （一見兩人一反慣例，居然同來，有些訝異）你們二位今天是一起來的？

榮婉芬 不，我是送小孩衣服來的，原小姐大概另外有事，我們在大門口碰見的。

原敏文 吳教授叫我們來替他找一篇稿子，還拿幾本雜誌和幾個筆記本子，你快去請太太出來，幫我一起找。

羅嫂 就是。

（她趕緊走去）

（玉鳳等羅嫂走去，猛然一把將洋娃娃搶在手裏，低頭奔去）

（原敏文放下皮包，取出紙煙，遞一根給榮）

原敏文 吸煙嗎？

榮婉芬 謝謝，我不吸紙煙，現在的紙煙不好，太不衛生，我有煙斗。

（她便坐在逍遙椅上，點燃煙斗，大吸特吸）

（原敏文口裏啣着紙煙，翻看架上和桌上的書報）

榮婉芬 （冷冷地，不盡是善意的）原小姐的工作真忙呀，我們大學裏，有這麼幾十位

助教，我看他們似乎都沒有什麼很多的事，就只看見你原小姐一天忙到晚，有時

候，還三晚忙到天亮。

原敏文（毫不在乎地）那是因爲吳教授的實驗工作緊張，我做他的助教，不能不跟着  
一塊努力。

榮婉芬 吳教授到底在實驗什麼？聽說是和青草有點關係，要把青草改變一下，使得不  
但牛能吃馬能吃，我們人也能吃。

原敏文 吳教授正在進行一種最有價值的試驗，把尋常的青草，田裏，山上，路邊，滿  
處都長着的青草，永遠不怕災荒，不怕缺乏的青草，做試驗的對象。要從青草裏面  
提煉出各種「維他命」，這樣人類就不再怕缺乏營養了。

榮婉芬 這工作成功，那還了得。

原敏文 外國的科學家，早在做這種試驗，而且已經相當的成功，聽說可以把青草磨成  
粉，像胡椒一樣的撒在湯裏吃，非常補人。可是製造的方法還是祕密的，我們吳教  
授現在利用當地的青草，想要試驗出一個更省事，更廉價的吃法。

榮婉芬 不管青草是怎麼省錢，怎麼營養，反正我是不要吃的。

原敏文 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是專門研究生物化學的。所以對於這個事業，非常感到

興趣而且幸福得很，能夠有機會跟着吳教授學習。不管工作怎麼緊張，怎麼麻煩，我都是高興的。這不僅僅是一種工作；借用一句英文成語，這是 *A labor of love*。

榮婉芬 *A labor love*，一個「愛的工作」，這話再給當沒有了。

（吳莊紀英，教授夫人，笑容可掬的出來）

（羅嫂端着兩杯茶跟入）

吳夫人 對不起，頂小那個孩子受了涼，有點發燒，正在騙他吃藥呢。

原敏文 （首捷）吳教授還是要用昨天找了半天始終沒找到的那篇文稿。他說，不在書

桌上紙堆裏，就在書桌的抽屜裏，也可能夾在一本舊書裏，今天非找到不可。

吳夫人 （和善地）那麼我們再趕緊找吧。

原敏文 會不會給他們小孩們弄掉？

吳夫人 小孩們從來不准進那間書房去的。就是讓他們在這間堂屋裏玩，什麼紙頭紙腦

的，地都不准他們碰一下的。曉得，隨便一個舊信封，說不定教授會在反面寫上幾



個要緊的字，弄掉不得的。

榮婉芬 教授不是時常找東西的嗎？

吳太太（容人地微笑）一年三百六十天，教授不找東西的日子，倒是很少的。

原敏文（糾正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吳夫人（微笑）在科學家的口裏，應該是三百六十五天。

原敏文（微笑不耐）這麼許多本書，難道要我一頁一頁的翻過一遍嗎？

吳夫人 你還是先找找書裏的抽屜吧。不過鑰匙不在我這裏。給教授自己帶去了。

原敏文 鑰匙在我這裏。（從黑皮包中取出鑰匙）大概有學問的教授們，總是把書

籍紙張，攆得一塌糊塗的，經常要有一個人替他收拾整理。（有意地）還要記

住，什麼東西是放在什麼地方的。現在只好慢慢地來找囉，恐怕起碼要找上兩個鐘

頭。

吳夫人（一貫和氣）原小姐，這件事又得煩勞你啦。小孩子們真是——一天到晚，我

就是被孩子們糾住，一點不能幫助教授做一點事。

原敏文：羅嫂，把那兩堆書搬到書房裏去。

（羅嫂不夫起勁，口裏沒有答應）

原敏文：（不客氣地）缺點，聽見沒有？

羅嫂：這幾堆都要搬嗎？

原敏文：都要搬。

（她走入書房，隨手把門一推，虛掩着）

（羅嫂捧着三大堆書，蹣跚地）把門關上）

榮婉芬：（憤懣地）紀英，你看見了沒有？

吳夫人：怎麼！

榮婉芬：原敏文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到底誰是教授太太？誰是吳家的主人，是你紀英

呢，還是她原敏文！

吳夫人：（低頭）不要講，人家就在裏面。

榮婉芬：她在裏面聽到我們講話嗎？

(書房門突然打開，羅嫂從內走出，順手帶上門)

吳夫人 (緩緩地) 那扇門關緊的時候，裏面倒聽不大見外面說話的。教授怕聽小孩

子們吵鬧，特別叫木匠把這扇重作過的，關得嚴，和對面那扇原有的門不一樣。

(書房門忽又打開，原敏文沖沖地立在門口)

原敏文 (厲聲) 羅嫂，你怎麼的！還有幾堆雜誌，怎麼不搬進來，渾蛋！

(碰的立聲，仍把門推上)

(羅嫂委屈，望望吳夫人)

(吳夫人始終沒有作聲)

羅嫂 (低低地嘆口氣) 唉！

(她再抱着一堆雜誌進書房去)

蔡婉芬 (興奮地走近) 這實在太叫人看不過去啦！她到底仗着什麼？

(吳夫人呆呆地望着她)

蔡婉芬 我在大學裏做女工體育指導，當然每天要和許多位女同學見面，她們每天有新

報告。我從來沒有問過她們，可是她們自己願意告訴我。吳教授和原助教，今天怎麼樣在公路上，一塊散步。或者昨晚怎麼樣。在實驗室裏一塊熬夜。這個那個。給她們說得實在不少。學校裏的輿論是，原助教追求吳教授，這個女孩子不是好東西，仗着她自己年輕，漂亮，讀書有點成績，就這樣的欺負人。她不但是有野心，而且是有陰謀的。

（書房門又開——榮婉芬巽然輕身——羅嫂走出，順便帶上門——一逕往外面去）

榮婉芬（懇切）你要留心，你不要太大意呀！

吳夫人（誠實）事情未必會有那樣嚴重吧。

榮婉芬 怎麼還不嚴重？

吳夫人 教授這一陣全付精神，都放在他的實驗工作上。在他專心致志，努力一種工作的時候，他會把其他的一切都給忘掉。他常是這樣的。他簡直沒有時間，沒有心思

去考慮旁人會怎麼說，會怎麼想，社會對他會有怎樣的印象，又會有怎樣的批評。

我看教授和原助教兩個人中間，不會有什麼不正當的舉動的。

榮婉芬 現在也許還是沒有，可是將來……

吳夫人 將來，就是將來的話，我相信教授！我始終沒感覺到有什麼危險。

榮婉芬 並不是我挑撥，爲了多年的友誼，爲了和你在美國大學裏同學的關係，我應該把我看到的危險，提醒你，告訴你。也許我太熱心，太愛管閒事，太喜歡出頭啦，中國的老道理講起來，是有傷忠厚。可是我出身華僑。我所受的，大部份是西方的教育。中國的老書，我讀得不多。我說話做事，一向是爽快爽快。要說就說，要做就做，不懂得什麼叫得罪人的。我今天實在不能不嚴重的提醒你。

吳夫人 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榮婉芬 我冷眼旁觀的好久啦。那個原敏文，方法巧妙得很。她老是要在衆人面前把你壓下去，顯得你的知識沒有她的新，你的學問沒有她的高。她儘講什麼「盤尼西林」，什麼「泰羅瑞星」。儘是你所沒有研究過，不很熱悉的科學名詞。尤其惡毒的，是當着吳教授的面，丟你的面；丟你的醜，顯得你真是不行，配不上一位真正的學問。國內外的知名的大教授！她一句話不放鬆，一點機會不放鬆，無非想要擠

掉你。擠掉你之後，她可以來做教授夫人。這不是 fair play。這是十分不公平的競爭。因為她沒有家庭，沒有孩子，現在還在學校里做着助教，自然可以讀書。你又  
要管家，又要照顧孩子，自然是競爭不過她的。

吳夫人（默默的想了一會）婉芬，我謝謝你。不是一個真正的好朋友，不會肯這樣坦  
白地告訴我，勸導我的。不過這倒底是我的事，關係我自己的幸福最大，我也不至  
于太太意的。我到此刻為止，還是信任吳教授，甚而至於原諒吳教授的。

榮婉芬（不解）原諒吳教授？

吳夫人 我也有許多對不起他的地方，我跟他在美國也是同學；同一個學系，同一個年  
級。當初我們結婚的時候，本來希望在學問上工作上彼此合作，彼此幫助的。可是  
這一點我們沒有做到。這是我的欠缺。吳教授此刻需要一個熱心工作的助教，幫着  
他試驗，幫着他整理材料。原小姐可以幫助他，就算在態度上原小姐有些叫人難堪  
的地方，我們也只好不多計較。婉芬，你覺得我的話有點對嗎？

榮婉芬 你完全改變過一個人啦，紀英。從前在大學的時候，你是多麼勇敢，多麼認真

，凡是你的權利，一點不肯讓人。現在！一個女人真是生不得孩子的。有了幾個孩子，就把一個女人逼得完全成爲一個生理學上的女性啦！

（李太太，凌太太，卓太太三個人一同入來）

吳夫人（站起迎接，對婉芬）凌太太她們來啦。

李太太（指着手裏小包）紀英表妹，我們都是來交差的。

吳夫人 謝謝，謝謝，我替那些育嬰院裏的孩子們謝謝諸位太太們的賞識。

凌太太 哎呀，一件小孩衣服，說得上什麼賞識。

吳夫人 在諸位每一個人都是犧牲。我們這一羣，多半是靠薪水過活的人，那來餘錢每

個月買三尺兩尺的布，替別人的孩子做衣服。

卓太太 不過這個犧牲到底很小，算不得什麼。

吳夫人 中國有句老話：「禮輕人意重。」做件衣服雖是小事，意義可是很偉大。這些

沒有母親的孩子們從此有人關心，從此也算有了母親。

李太太，卓，各將她們所做的衣服拿出——顏色不同，式樣不同，可是做得都精緻

可愛)

卓太太 我看見榮太太授身還好像也放着一件。上一個月還是那麼客氣，對我們說不會做的。  
的。

榮婉芬 我真不會做，馬馬虎虎做了一件，真不像是小孩衣服。

(打開紙包，拿出她的一件，原來是小毛線衣)

凌太太 (驚奇) 啊，毛線衣，太講究啦。現在的毛綫，要幾千塊錢一磅！而且做的是外國式樣。

榮婉芬 是我的舊毛線。

(與太太把幾件小孩衣服盪在一起，最後拿到李太太的一件)

李太太 我的也是舊的。(微有歉意)，我的是把家里一件舊的小孩衣服改做的。

吳太太 抗戰時期，應該節省物資，只要可以用，改做和新做有什麼兩樣？

(吳太太從外面走入)

方老太太 你們都來啦，好得很。我今天要做個小東道，請你們吃蔥油餅。



卓太太 幹什麼這樣客氣。

方老太太 這真是一點小意思，兩斤灰麵半斤豬油，就算是請了客啦。

凌太太 方老太太，你不是也加入了我們的「母親會」嗎，你做的小孩衣服呢？

吳太太 方老太太，小孩衣服倒有一件。（拿出）不過是冒名頂替，我請人替我做的。

凌太太 （接過看）做得不錯。什麼人替你做的？

方老太太 那就不要問啦。回頭吃葱油餅。為什麼不請坐呀。

（衆人尋椅坐下）

（吳夫人將衣服點數）

凌太太 蔡婉芬（又取出煙斗）我想抽袋烟，諸位不介意吧。

卓太太 你爲什麼抽烟斗？這不是女人抽的，這是男人抽的。

蔡婉芬 女人不應該是平等嗎？女子就不應該有抽烟斗的權利嗎？我抗議。況且抽烟斗

比抽紙烟省錢。

卓太太 （嬌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點燃烟斗，大吸特吸）

（頁末）

（李太太在旁邊半響不語，滿臉憂鬱的神情，此刻走到吳夫人面前）

李太太 紀英表妹，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非你幫忙不可。

吳夫人 什麼事呢？

李太太 我實在不能再生行啦。家裏現有大小九口人——我自己，李先生，李先生的六

個兒子，十多歲的父親，李先生的半殘廢的母親，五個孩子，十三歲的，九歲的，八歲的，

李太太 五歲的，三歲的，李先生在一個軍事機關裏當科員。一個月才賺那麼幾個錢，一家

吳夫人 九口人，怎麼會得夠呢？

吳夫人 在我們一些人中間，你最困難，我們大家曉得的。

李太太 往常飛蒙吳教授的照應，從學校裏拿點文稿，給我抄寫，一千個字十塊錢，多

少也有點賄補。可是這種工作，現在也沒有到我這裏來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孩子

太多，事情太煩，我自己來不及的時候，就給我的十二歲的孩子替寫。他是一個初

級的小學生，寫的字怎麼會像樣呢？我們今天差不多真是山窮水盡啦，雖然李先生一向

李太太 沒有脫過工作。

吳夫人（同情地）真是。

李太太 所以我再也不敢要孩子啦，我想要把它拿掉。

方老太太（大為驚愕）李太太，你是說墜胎麼？

李太太 我已經打聽過啦，動手術需要一套特別的器械。有這套器械的醫生，在此地的據說一共不到十個人。這不到十個人當中，許多位還是不肯隨便動手術的。肯動手術的醫生，價錢又高得了不起，普遍要十萬八萬，最便宜也要三萬兩萬！我們那裏出得起這個錢！所以我求求你，求你替我說句好話。

吳夫人 對什麼人說好話？

李太太 紀英表妹，你跟楊大夫是至好至好的朋友。請你替我求求楊大夫，求她替我開一個藥方，或是動一下手術。算是做了件慈善事。最好是不要錢。要不然就少一點錢，幾百塊，至多一千塊錢。替我把孩子拿掉。楊大夫一定有辦法的。

方老太太 這種事。多麼傷害大人的身體！

李太太 不要緊，醫生有把握。

吳太太 可是楊大夫是從教會學校畢業的，爲人非常規矩謹慎。怎麼會肯做這一件事，卓太太 這種事，一般看做是不道德的。

吳夫人 就是這個意思。

李太太 這件事也不見得是不道德吧。這又不是闊人家的小姐少奶奶們，有了什麼不正當不<sup>不</sup>行的行爲，見不得父母，告不得丈夫，要來偷偷地把肚子裏的孩子打掉。我和李太太是正式結婚的夫妻，我們願意有孩子的，我們生過九個孩子，現在還有五個。我們要打掉孩子，是爲了窮！爲了不夠吃。爲了現在一家人已經不夠吃，不願意再多出一張嘴來，分掉我們的吃！

吳夫人 可是，怎麼開口對楊大夫講呢？

李太太 要是你不肯替我說，我就自己開口求楊大夫。老實說：我現在真不曉得什麼叫做羞恥。

吳太太：（極力安慰）李太太，不用着急。別說我們是小同鄉，別說我們還沾着好幾重的親戚！你又是我的表姐，又是我的堂姑婆，不是嗎？ 就是平常朋友，就是彼此

不認識的人，大家同爲女人，可以幫忙的地方，爲什麼不幫忙。楊大夫就要來的，我們看機會。

李太太 我預先謝謝表妹。

（衆人莫贊一詞）

方太太 楊大夫爲人再好沒有，她在此地並不正式行醫。因爲楊先生出遠門去了，一個小兒子在大學里讀書，所以搬在這里住。她不常和人家看病，有朋友介紹的時候，隨便盡點義務，從來不計較什麼門診費出診費的，可是做人一點一畫，古板得很，教會脾氣。這件事，我看，無論你們怎麼說，她不會答應的。

（羅嫂在門外）：「楊大夫來了。」

（楊大夫自己提着診病的皮包進來）

衆人（起立——按照不同的朋友關係，先後招呼）楊大夫。

Doctor Yang—

楊大夫，你來啦。

李太太（特別恭敬地）楊——夫。

方老太太：楊太太，我們正說着你呢！你就來了。這一個月的「母親會」很像個樣子。

楊大夫：你們諸位都這麼熱心，我怎麼好意思不參加，不過我的那件小孩衣服可做得不

大好。（取出小孩衣遞給吳夫人）

吳夫人：多謝多謝。

楊大夫：大家的事，還要你謝麼？你的小少爺怎麼樣啦？

吳夫人：小寶那孩子比昨天好得多，可是還有一點點發燒。

楊大夫：我告訴你是不要緊的，小孩子的毛病，無非吃壞吹風。

（羅嫂進來請示）

羅嫂：方老太太，葱油餅該烙烙吧。

方老太太：好的，你叫玉鳳替你烙。

（羅嫂走出）

楊太太（站起）：對吳夫人，我們進去看看小寶去吧。

吳夫人 再談一會，忙什麼？

楊大夫 看過以後，還不是一樣。

（程永華匆匆自外走入）

程永華 諸位都先來了，我趕上葱油餅沒有？

（從人剛要起立招呼）

程永華 坐着坐着，別動好了，剛下辦公，圖書室剛關門（打開紙包取出小孩衣服）你們瞧，醜得不成樣子，我雖然做過一回母親，講到縫小孩衣服，真還是大外行。

吳夫人（接過衣服）這裏有九件，羅嫂還有二件，這一個月的齊了，一共十件。

卓太太 羅嫂也這樣熱心！

方老太太 她是很不錯的！每個月還得寄錢回家鄉，養活她那幾個孩子。不容易！

楊大夫（對吳夫人）我們去吧。

（吳夫人陪着楊大夫從走廊繞過小孩寢室去）

李太太（至程前面有漸色）永華姐，對不起你，這個月又不行了，請你還要展期一個月。

程永華說那裏話，李太太，這點點小事，忘掉算了，幹什麼老放在心上。

李太太（似乎是對衆人）真不怕諸位笑話。

凌太太：這怕什麼？在打仗的時候誰還不窮；在打仗的時候，一個人會發大財；那才奇怪呢！中國老話，「朋友有通財之誼」，在今天，借錢不就是家常便飯嗎？

卓太太（翻看那些小孩衣服）這倒真是替兒童謀了福利，這樣的「母親會」多多的推廣才好，我曉得窮苦的無人料理的孩子們，數目實在是不少，雖說育嬰院育幼所，兒童福利所，一些兒童福利機關，全國有五百幾十個，可還是收容不了許多。有些經費也不夠充足，保育院裏的孩子們，聽說好些無鞋無襪，一年只有兩身衣服。

方老太太：我可不明白，爲什麼今天許多女人不願意要孩子。由古到今，養育孩子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孩子才是一個人家的真正寶貝。比錢好，比穀子好，比金銀財寶都好。「積穀防飢，養兒防老」。有了孩子，一個人到老年的時候，才有依靠。有了孩子，一個人在寂寞的時候，才有安慰。現在的女人，居然口口聲聲的明說不要孩子啦。從前的女人，誰也不敢這樣說的。孩子到底應該不應該有呢？短短



的幾十年，世界就變得這樣快麼！

程永華 孩子是應該有的。爲了抗戰，爲了革命，爲了建國，爲了改善民生，我們需要有新生的孩子們，不斷的做我們的補充隊，生力軍。人口要是天天減少，國家民族，還會有什麼希望，什麼前途。女人都應該生孩子，那是對於國家民族，對於未來的光明幸福的世界，每個女人的一種義務，一種天職，絕對不應該有問題的。

方老太太 女人應該生孩子，這個話我才要聽。

程永華 我最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我剪在這裏。（取出閱看）美國的羅斯福說過這樣的話，「人類最大的禍害莫過於摧毀生殖功能。因爲男人和女人都應該是健康孩子的父母，這樣人種才不至於減縮。人口是文明的重要因素。」英國的邱吉爾也說過，「如果英國仍然欲在世界上保持強國之一，能抵抗外來勢力，必須鼓勵他的人民有較大的家庭方可。」在中國公教人員，在生育孩子的時候，可領取生育補助費。女人做產後護理的時候，不但可以得到優待的休假，有時還可以加領營養的食物。社會和政府都在努力推行兒童福利事業。可見得誰都知道養育兒童這件事是非常緊要的。不過

問題不在女人們要不要生育孩子，而是在生了孩子以後，能不能好好的養育它們。  
方老太太 爲什麼不能呢。

程永華 就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吧。我和我們葉先生是在三十年春天，參加集團結婚的。我本來有職業，當時我們懷着一種理想以爲結婚以後的家庭生活，應該可以是非常美滿的。所以我毅然把職業辭掉，用全付的時間精神，來創造這個幸福家庭。可是第一步，租房子就不容易。費盡氣力把房子租到，物價又一天天的高漲，那時候還沒發發麩米和配給實物呢！葉先生一個人的收入，要維持我們夫婦兩個人的生活已經很勉強。等到過了一年多，我們再添了一個孩子，每月須要多的支出，那時候可真困難啦。您，想產婦不夠營養，小孩怎麼會得夠吃呢？不久孩子就病倒，也經過醫生診治，也馬馬虎虎吃過幾天藥，可是醫生開出的真正有效的藥，因爲我們沒有錢設法買，不到三個月，孩子就死了。傷心嗎？做母親的自己的孩子死了，那有不傷心的！高興嗎？我和葉先生才真高興。孩子死掉，不但是我們兩個人的幸福，在孩子也算是幸福，免得不死不活的拖着受罪。我和葉先生從此拿定主意，在這抗

戰時期，萬萬不再生孩子。我們把家拆散，葉先生索性到別處去工作。夫妻兩人索性痛痛快快的暫時分開。我們的分開，不是因為夫婦間感情不好，正是因為夫婦間感情太好！（特感激動，幾乎泣下）幸而我們又都從新找到了工作，葉先生在貴陽一家報館裏做記者，我在此地民衆教育館做圖書管理員。各人賺錢，只管自己生活，倒比有孩子的時候，過得寬裕一點啦。

方老太太 啊，原來你和你的葉先生，是故意分開的。

程永華（若有遺憾）是的。

卓太太（也嘆口氣）咳！對於永華姐的話甚有同感，我雖然沒有生過孩子——三十年

來卓先生和我多麼想望一個孩子，但是，我很曉得，今天要好好好的養育兒童，困難實在是太多哦。別的不談，單講營養。別的就算可以馬虎，吃的總不能少吧，不論大人小孩。

凌太太 講到吃的話，像我們這樣人家，還是有得吃的，不過不大好就是了。

卓太太 營養就在吃得好不好。我最近替書店編一種兒童雜誌，看到幾篇稿子，發表的

都是專家的意見，說到懷胎的母親應該吃什麼！喂奶的母親應該吃什麼！八個月大的孩子應該吃什麼！過歲的孩子應該吃什麼！什麼牛奶？牛奶呀！奶粉？麥片呀！橘子水？豆腐漿呀！什麼食物包含唯他命A，什麼食物包含唯他命B，C，D，E呀！天花亂墜的一大篇。這些東西，也許在平常的時候，不算是什麼名貴品，珍奇品。可是在此刻抗戰艱苦的時候，中產以下的人家，怎麼會有錢吃得起呢？給普通一般人開出了這樣一張食品單，簡直是欺騙，簡直是譏諷。

榮婉芬 現在不是有許多代用品嗎？譬如，用豆漿代替牛奶？

卓太太 有的，可是豆漿代替牛奶，好像不是給小孩們吃的！是做成了豆漿冰淇淋，賣八十塊錢一份，給闊氣人家的公子小姐們消暑的！

（衆人默然）

方老太太 我向來不相信維他命這個，唯他命那個的。我只記得吳教授做過一個唯他命湯——等我想想——用豆腐，用洋芋，用番茄，用菠菜，菲菜，外加藕粉，加鹽，加麻油，加兩片廣柑。

榮婉芬 聽上去倒是很營養的。

方老太太 哼，你吃過沒有？榮先生？那個維他命湯的味道，才叫難吃！

（大家忍不住要笑）

方老太太 所以我就不贊成這些新花樣。我相信規規矩矩的一粥二飯，燒個豆腐，炒個青菜，一個禮拜燉兩回肉，切得方方正正的滿口的塊子，再養人也沒有。你瞧，吳太太的幾個孩子，長得多結實！

程永華 這樣的吃法，在今天就不容易。吳教授在他的薪水，生活津貼，學術研究費，眷屬米之外，還有科學試驗獎金，一年有二十來萬塊錢，所以還能辦得到。普通大學的教授，那里還有錢每星期吃兩次「滿口肉」呢？

（羅嫂倉皇地奔入）

羅嫂 不好了，方老太太，蔥油餅吃不成啦。

方老太太 怎麼呢？

羅嫂（哭出）我的乾女兒……玉鳳……

榮婉芬 你的乾女兒怎麼樣？

羅嫂 玉鳳逃跑了，只提了一個小衣包，被窩臉盆都沒拿，就逃跑了。

（嗚咽的真哭起來）

（吳夫人和楊大夫從小兒寢室走出來）

吳夫人 （見羅嫂哭）怎麼回事？

方老太太 玉鳳，她的乾女兒逃跑了。

（吳夫人一呆）

吳夫人 （不能相信）你怎麼曉得她是逃跑的，羅嫂？

羅嫂 我在她枕頭上找到一個紙條。裏面有幾個字我是認識的，她說不回來了。

吳夫人 （接過紙條）等我看她的紙條上怎麼說。（高聲唸）「羅嫂，我怕你，我躲開

你，我從此以後不回來了。你另外找個別人做乾女兒吧」。

榮婉芬 玉鳳真是走啦。

羅嫂 她不願意要我這個乾媽，也用不着就走。

榮婉芬 她走倒不一定是爲了你。玉鳳跟我談過幾次，我早晚得有一天她會走的。

方老太太 她跟你又談些什麼？

榮婉芬 玉鳳很有點頭腦，很像是在中學裏讀過書，她父母在的時候也是很寶貝她的。

現在做一個女工，雖說在此地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可是有什麼前途呢？這麼大年紀的女孩子，免不了要想到自己的將來，心裏自然是不安靜的。

方老太太 你勸了她沒有？

榮婉芬 我再三勸過她的。此地雖然沒有她理想那麼好，就是這點：衣，食，住，在今

天已經難得。在今天，招待一個親戚也不過如此。這裏又不是公立的慈善事業，一

個私人家庭還能做到怎麼樣呢？

吳夫人 她沒有帶走什麼東西嗎？

羅嫂 除了她原先帶來的那個小衣包，什麼東西都沒拿。我通通查過，找過了。我在她

枕頭底下找到這一大堆信。

凌太太 什麼信？拿來大家看看。

〔吳夫人解開那一大包信，分給大家看〕

坊老太太（看信）：「一面問羅嫂，蔥油餅怎麼樣？玉鳳走了，你一個人烙不過來，要

我來幫幫你嗎？」

羅嫂：「吃不成了。我剛才心裏一着急，把兩斤灰麵都打翻掉。」

坊老太太（愕然）：「打翻掉？」

羅嫂：「兩斤灰麵，都打翻到水缸裏啦。」

方老太太（憤憤）：「那可真是吃不成啦！」

（但她也無可奈何）

榮婉芬（看完信）：「不懂不懂，這些信裏，不知寫些什麼東西！」

凌太太：「我這裏的一封信，是姓黃的寫給她的，向她求愛。」

卓太太：「我這裏的兩封，是個姓劉的寫給她的，也是這麼一套。」

羅永華：「我這裏的三封，是一個姓董的寫給她的，禁止玉鳳再和別的男人來往。不然，

要他就要用武力對付。其中一封，還逼着玉鳳跟他一起走！」



吳夫人：我這裏兩封，也是那姓董的寫給她的。也是要求她跟他一起走。不然，武力對付。  
榮婉芬：這些男子怎麼這樣沒出息！別的能耐沒有，就會威駭一個女孩子。

方老太太：玉鳳這孩子，倒底還是跟男人跑了。（對吳夫人）是我對不起你。

吳夫人：這有什麼呢？她出去，如果將來的結果好，豈不是求之不得嗎？

卓太太：吳太太真是一片慈母之心。唉！不要說是三歲兩歲的，就是十七八歲長成的子

女，照顧也得花費一翻心血！

（書房門忽開，原敏文挾着公事皮包昂然走出）

吳夫人：好啦，羅嫂，把這些信留在此地，你去吧。

羅嫂：（望着方老太太）葱油餅怎麼辦？

方老太太：改一天再吃吧，（對大家）今天虛邀諸位。

（原敏文在書架邊翻尋舊書）

原敏文：（對羅嫂）給我倒杯茶。

羅嫂：就是。

(她拿着幾個空茶杯走出)

李太太

(惡氣) 吳太太，現在楊大夫……

吳太太 好肥呀！(微笑)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李太太(緊緊張張地望着她)

凌太太(懶懶地) 一份力) 楊大夫，現在兒童們吃的東西，聽說營養都不夠，該有

什麼法子補救才好

楊大夫 聽說美國送給我們有幾百萬顆的維他命九子，許多兒童保育院都收到的。孩子們每天吃一顆兩顆，效果很好。維他命是醫藥上的新發明，我知道得不很多。在醫學醫的時候，大家對於維他命還不像今天那樣信任；科學家開始在說，食物中除掉澱粉脂肪蛋白質以外，還需要一種東西，暫時的叫它做維他命。到底是什麼東西，那時候還沒有十分弄清楚。

(凌太太不知道怎麼再說下去，睜眼望着大家)

原敬文 (亟於自見) 剛才楊大夫還說漏了一點。

楊大夫（和藹地）說漏了嗎？

原敏文（維持人類生命的食品，除了澱粉脂肪蛋白質和各種維他命以外，還需要包含十幾種礦質。）

楊大夫（點頭）啊，是的，還需要礦質。

原敏文 有些礦質，在生理上的作用，和體內應有的最低數量，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可是譬如「鐵」，是構成紅血輪的。譬如「磷」和「鈣」，是使得骨骼和牙齒健全的。譬如「碘」，是使得人不長「粗頸子病」的。譬如「鎂」，是使得人神經不過份緊張的。其他譬如「銅」，譬如「鋅」，譬如「鈉」，譬如「硫」，還有幾種，雖然作用不完全明白，可都是必要的。

榮婉芬（守諷地）原助教就知道得這樣仔細！

方老太太 什麼！人身上還有銅鐵麼？

原敏文（居之不疑）人類吃的東西，不僅是成份要緊，種類更要緊。所以食品的配合，須要試驗研究。譬如脂肪，有幾種脂肪酸，就比別種更為必要。又譬如蛋白質，可

能有幾百萬種，可是真正於生活有益的，不過幾十種。

榮婉芬（忿忿）啊！

方老太太 我說，吃素的是豆腐青菜，吃葷是鷄魚鴨肉，中國人已經試驗過幾千年啦，又好吃，又養人！

原敏文 配合食品，還要注意到氣候，年齡，健康，而至於那吃東西人的職業。譬如糖，在勞力的人是需要的，可是糖使得「愛士企摩人」消化不良，也使得熱帶非洲的土人，對於虫蚊的叮咬，感覺格外靈敏。

榮婉芬（全沒好氣）喂！

坊老太太 還有，糖吃多了，小孩子壞牙齒。

原敏文（不理會）還有，人體裏的維他命和鐵質是相輔相成的。譬如「鈣」和「磷」，沒有維他命D就不能發生作用。

榮婉芬（只得長嘆一聲）嗚……

羅嫂拿着一把茶壺，八個杯子進來——在每位客人面前斟了一杯茶——仍退出

吳夫人（不欲談話僵凍）我彷彿還有點記得，各種維他命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疾病。維

他命E是與民族的延繼有關。缺乏維他命E，就不能生育兒女。

（榮婉芬吐了一口氣）

原敏文（傲慢地）吳太太曉得維他命B，一共有幾種？

吳夫人（平和地）好像是四種。

原敏文（得意地賣弄）不止不止，差得很多，維他命B，已經發現的有十一種。缺乏

第一種，使得人胃弱和腳氣腫。缺乏第二種，使得人膚癩折和長麥狀瘡。缺乏第三種，使得人頭昏，頭痛，悲觀，甚而至於發瘋。缺乏第四種，第五種頭髮就會早白。第六種對於人類的影響，現在還不曉得，第七種，和癌的發生有關係，第八種和肝的健全有關係，第九種缺乏，使得獸類脫毛。第十種缺乏，使得小雞脫毛，這兩種對於人類的影響也還不曉得。缺乏第十一種，發生貧血症。

榮婉芬 原小姐的記性真好！

方老太太 真是熟得像北平小飯館跑堂的報菜一樣。

楊大夫（倒是真的感到興趣）原小姐，請你幾時把這些都寫下來。

原敏文 各種食物都包含維他命，雖然種類和分量不同。偶然也有例外，譬如維他命C跟D。差不多一切肉類都不包含維他命C，一切植物都不包含維他命D。幸而人的皮膚，在強烈的日光下，會得製造維他命D。因此吃素不吃葷的人，如果是住在熱帶地方，倒不怕維他命D的缺乏。另一方面，吃肉不吃蔬菜的人，應當多吃橘子，檸檬，廣柑，柚子，之類的果品，狗是不吃果品的。可是狗跟人類不同。狗不知道什麼原故，會在自己身裏製造維他命C。

榮婉芬 狗倒真是了不得！

（原敏文將所尋得的文稿書報等，放入公事皮包）

原敏文（旁若無人）飲食的最大作用，是延續生命。在今天，雞蛋，牛奶，肉類，產量不足，一般人營養不夠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利用青草——青草裏有的是維他命，從前都是讓牛羊吃青草，我們再吃牛羊肉，和牛羊奶，我們是間接的吃青草——如果以後人類能夠不依賴牛羊；人人直接能吃青草；以後世界上再不會有生活困難

的窮人，和營養不足的兒童；這是科學對於人類的多麼偉大的貢獻。我們應當祝禱我們吳教授健康，（她對吳教授確是真誠的崇拜）祝禱他所做的試驗，能夠早成功。吳教授萬歲。

（大家無話可說）

原敏文（文從皮包中取出一冊西書，）我要先走，恐怕吳教授等久啦。這本書，是關於從青草中提取維他命的，剛由飛機從外國帶來不久，吳教授給我讀，我想吳太太一定會感覺興趣的，我先給你留下吧。

吳夫人（略一遲疑）也好。

原敏文 諸位，改天見。

（她挾着公事皮包走出）

（大家都呆了——半響作不得聲）

楊大夫（站起）我們也該走了吧？

（李太太此時真正着急——不顧一切地走到楊大夫面前）

李太太 楊大夫，我求你一件事。我家裏孩子多了，我跟李先生結婚十幾年，生過九個孩子，糟踏掉了四個，現在留下五個，都是病病痛痛的。最後的一個，前年生下地就那麼細小，我的奶又不多，就這樣，一半病，一半餓地拖了五六個年，還是糟踏掉了。這樣生下一個，死一個，何苦呢？楊大夫，我求求您，救救我吧，我實在不能再生育啦。

（楊大夫還不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吳夫人 李太太求你，可不可以給她一點藥，或者勸一次手術……

楊大夫 （斷然）那恐怕不大妥吧？

吳夫人 李太太也實在是爲難。物價太高，薪津雖然有點調整，可還是不夠生活。李太太家裏人口又多。

楊大夫 不行，不行，這種事在醫生的道德上講，是不允許的。從人道主義來講，毀滅

一個生命——上天創造了生命，我們違反自然的道理，把生命毀滅掉——實在是罪惡的。



（李太太一時無言可答。）

程永華 講到毀滅生命的話，我不知道那一種更道德一點，更人道一點，還是在嬰孩未生出之前用藥物，用手術把他殺死？還是在嬰兒出生之後，用飢餓，用疾病，讓惡劣的社會環境把他殺死？我真不知道。

李太太 （絕望地）如果楊大夫一定不答應，我也不好強求！我可是顧不了那麼多啦！沒有醫藥，沒有手術，我還可以用草藥，用土法子，羅嫂總可以幫我的忙。要是羅嫂再不肯，我自己也會去找，就是把我自己的性命送掉，我也是拚着去了！

吳夫人 （再度幫着懇求）楊大夫！

（楊大夫被李太太真誠所感，不免慈悲）

楊大夫 好，也罷，既然李太太這樣有決心，我就給你一點藥吧。

李太太 （忙取過一張紙）您就開一張藥方吧。

楊大夫 （接紙在手，半天望着李太太，臉上有一種奇怪的神情——慢慢地）這種藥，開方子是不大方便的。敢一天請李太太到我舍下去，我親自給您配點藥水。

李太太（大喜過望）謝謝您，楊大夫，謝謝您，謝謝，謝謝。

楊大夫 不用謝的。

李太太 好不好此刻就去？

楊大夫 也好，那麼我們就走吧。

程永華 我們也要走了。

（楊大夫先行，諸人隨後都出）

（吳夫人剛要送客，榮婉芬一把拉着她。）

榮婉芬 紀英，我還有一句要緊話對你說。

（楊大夫在門外，「吳太太，不用送，不要客氣啦」。）

（卓太太在門外，「熟朋友不是每天都來的嗎？」）

（方老太太識相，也向外走）

方老太太 好像孩子們在喊「外婆」。

（此時室內只有榮吳二人）

榮婉芬 看見了吧？原諒文是怎麼樣的欺負你的？我的話說錯了沒有？

吳夫人 （搖頭）她似乎年輕了一點。

榮婉芬 你得趕快抵制她，對付她。

吳夫人 她不過是佩服吳教授，崇拜吳教授，這個我們可以干涉麼？

榮婉芬 你還沒看出她的陰謀？

吳夫人 她對於學問對於工作，不成問題是十分努力的。吳教授也許因為這個，特別鼓勵她，看重她，她也因此格外得意，格外親熱。這是師生之間的天真的友誼，未必有什麼惡意的。

榮婉芬 我看原諒文和吳教授之間，早已超過那師生之間應有的友誼了。

吳夫人 （想了一想）那麼怎樣辦呢？

榮婉芬 依我的意思，請律師寫封信去警告她。

吳夫人 這樣一件無憑無據的事情，如果鬧得沒有結果，豈不吃人笑話。至少，等她有進一步具體的事實，等到我們拿着她一點把柄再說。

榮婉芬：「等到你拿着她的把柄，那就太遲了。」

吳夫人：「婉芬，你放心。我也是美國留學生，我也不會做一個舊式女子，一味忍耐，一味退讓的。我是一個弱者麼？」

（不識相的羅嫂偏站在外面偷聽，此時走入）

榮婉芬：「紀英，不瞞你說，我是有點外國脾氣的，依我的性子，恨不得立刻把那個姓原的，拖過來按在那張逍遙椅上，拿我那個打網球的拍子，結結實實地給她二十下，我來化費二十分鐘，暫時的做一次她的母親，好好的管教管教那個女孩子。」

（羅嫂輕輕走到榮的面前）

羅嫂：「榮先生，你不要不要幫手？」

榮婉芬：「（微愕）什麼幫手？」

羅嫂：「榮先生，你要打原小姐的屁股的話，我來按着她的兩條腿。」

（幕）

## 第二幕

四五個月之後，初春，黃昏時，窗外下着連綿多日的時落時緩的霏霏細雨，屋內更現得黯淡。

室內無多大變動，還是舊有的傢俱，舊時的佈置。不過方桌上的書報，已經移去，書架頂上的積塵，似乎又厚了半分。桌上，几上，椅上，地上，亂擺着些木的，布的，新的，舊的，整的，破的，兒童玩具。大概吳教授在家的時候更少，吳家的孩子們大客廳裏玩耍的時間更多了。

%

%

%

(羅嫂正在收拾屋子，把玩具一件件的檢起，放在一處)

(吳家的孩子們在隔壁寢室內，一遞一聲的喊「媽媽」——後來又改喊「羅嫂」)

(羅嫂聽見了，超先打算不理，繼續清理屋子)

裏面孩子們叫得更加厲害——一個喊「我要」——一個喊「偏不給你」——一個又喊「那是我的」——一個又喊「不是你的」——搶物的聲音——奔跑的聲音——打架的聲音——跌倒的聲音——一個哭——二個哭——三個一起哭

（方老太太進去，吆喝孩子們的聲音）

（孩子們大發脾氣的聲音）

（方老太太也沒有了辦法，喊「羅嫂羅嫂」）

（羅嫂只得放下手裏工作去向兒童寢室）

（隔壁方老太太責備羅嫂，和羅嫂答辯的聲音）

（慢慢地孩子們的吵鬧聲漸低，漸小——以至完全停止）

（玉鳳忽然出現——衣服很漂亮，手中還提着那個小衣包——悄悄的走入——眉間，嘴角，隱透悲意——但氣度軒昂，絲毫沒有屈服懷喪的樣子——她在室中立定，緩緩的移目四視——突然看到羅嫂檢齊的一堆玩具，不禁深有感觸——將衣包放在逍遙椅上，過去拾取一件玩具，在手——凝視片刻，忽然緊抱懷中，默默尋思

羞)

(書房門有開動聲音——書房內榮婉芬同吳夫人在講話)

(玉鳳恍然驚醒，慌忙避出去——她的小衣包忘却在那逍遙椅上)

(榮婉芬一手托着一把圖畫釘，另一手捏着幾封折開看過的信——吳夫人手裏也是許多信，其中還有幾個信封是粉紅色的)

榮婉芬 我真不懂，原敏文和吳教授，不是時刻見面嗎？爲什麼還要寄這麼許多信？

吳夫人 也許有許多話當面講不如信裏寫得那樣仔細，那樣懇切。

榮婉芬 懇切！那倒好。

吳夫人 爲什麼？

榮婉芬 我們今天的「情書展覽會」，保證可以大大成功啦。有這麼許多好材料！

(她從手裏選出兩封信，用圖畫釘懸掛在牆壁上和書房的門上)

吳夫人 (讀着手裏的一封信) 原小姐倒是很誠懇的，可惜沒有替我和我的孩子們想一想——像這封信裏的話，怎麼會叫吳教授不感動呢？

榮婉芬 我就不信那一套，「講戀愛」時候的話，真的也是假的，誠懇的也是不誠懇的。有人說，戀愛的男女們都患着一種寄信的神經病，叫做什麼「情書狂」。一天不寄情書，自己的感情就不能滿足，好像是少吃了一頓飯似的。

吳夫人 你要把所有的信都掛起來嗎？

榮婉芬 那倒不必，選出十來封最精彩的就行，我回頭還得仔細選擇一遍。

吳夫人 （似有憂慮）今天的結果不知是會怎麼樣？

榮婉芬 包不會壞，只要開會的太太們全體都出席，原小姐也出席，（忽然担心）你倒是通知她們了沒有？

吳夫人 都通知了，原小姐我還特別寄了一封信去請她來參加茶會。

榮以芬 楊大夫呢？你也請了麼？

吳夫人 當然啦，幾個時常來這裏的熟朋友，個個都是少不了的。

榮婉芬 那麼你等着看熱鬧吧。原小姐寄這些信，本來是不預備吳教授以外還會有別人看見的。現在一封封都公開起來。許多位女太太不但有機會欣賞好文章，而且還可



以舉行一次「三角戀愛檢討座談會」，看原小姐把她自己放到那裏去。

吳夫人 你的辦法真厲害。

幾娘芬 我生平最討厭人家講戀愛，尤其是這種不是爲了結婚的講戀愛。我覺得每個女人都有權利打擊他的。

吳夫人 沒有你的支持，我不會有這樣的決心的，忍耐，忍耐！忍耐！爲了家庭生活而  
忍，爲了子女的前途而忍耐，可是忍耐終久是有限度的。

（隔壁小孩們大聲喊：「媽媽！」）

幾娘芬 你聽，小孩們又在喊你啦。

吳夫人 就是這樣的。這羣孩子們，一天到晚從來不讓我在情緒上有一刻一分鐘的放寬  
鬆的。我有時候真想完全不管，由着羅嫂和我的媽媽方太太去照應他們，對付她  
們。可是這條心，老是放不下——我去去再來吧。

（她忽然的走向小兒寢室）

芬芬（樂婉芬取出）一支雪茄，坐在逍遙椅上，一路讀信，一路吸煙）

（注）（過）會方老太太從小兒寢室走出來）

方老太太（見牆上的信，詫異）誰的信？怎麼掛在這裏？

榮婉芬（原助教寫的，我手裏拿的幾十封都是的。）

方老太太（不甚信）你們真的要讓原小姐大大的丟一次人？

榮婉芬（點頭）呸！——噫。

方老太太（似乎甚不以為然，口里應着）哦，哦，哦，（她本意在息事寧人，自己却

多起事來）

方老太太（臉上突有一種奇怪的微笑）可是，榮先生我要請問你一件事。

榮婉芬 我嗎，老太太儘管問。

方老太太 我今年六十六歲，快上六十七哩，我問你這句話，也許你不會見怪！

榮婉芬 不見怪，什麼話？

方老太太 你爲什麼這樣討厭別人講戀愛？是不是自己從前有過傷心事？

榮 傷心事？

方老太太 新名詞，好像是叫做「失戀」。

榮婉芬 不，不，不，我從來沒有這種經驗。

方老太太 那麼，不要見怪呀，榮先生，有沒有男人愛過你呢？

榮婉芬 不知道，我討厭男人。

方老太太 （指壁）有人寫過戀愛信給你沒有？

榮婉芬 沒有，沒有，那個敢！

方老太太 我再問一句話，只有一句，好在我們彼此都是女人，這裏也沒有旁人。你是

否有時候感覺到寂寞，一個人太孤獨啦？生活太枯燥啦，活着覺得一點味道沒有？

榮婉芬 有，有，有，這種時候多得很。

方老太太 在這種時候你是不是想有一個男人，在你面前和你談談話！

榮婉芬 不，不，不，用不着。

方老太太 那你怎麼辦呢？

榮婉芬 我換上運動衣，抱着籃球，跑到操場上，拚命打籃球。

方老太太 （又增一識）哦，哦哦。

（榮婉芬站起，又去釘信）

方老太太 榮先生，這個開會的事，還是慢慢吧。你也許還不曉得，今天中午……

榮婉芬 今天中午怎麼樣？

方老太太 我曉得吳太太不會肯告訴你的。今天中午，吳教授和吳太太大吵了一頓。我來了一年多，還是第一次看見他們夫妻兩人這麼大着嗓子的吵架。

榮婉芬 爲了什麼？是不是吳教授有點驕得，我們正在……

方老太太 那倒不是，他們吵架，最先是爲凌太太的事。

榮婉芬 凌太太的什麼事？

方老太太 凌太太今天早上來對吳太太說，她要領着她的兩個孩子，到……來借住幾天。

榮婉芬 凌太太不是自己有家嗎？不是和凌先生住在一起嗎？

方老太太 凌太太和凌先生也吵了架啦。你曉得，凌太太一向帶着兩個孩子住在上海

時。凌先生幾次三番號信叫她來，她來不來。前年上海實在耽不下去，她來了。可是凌先生已經又和別的女人結了婚，也生了兩個孩子啦。

榮婉芬：那位新的凌太太，不是對這位老的凌太太很好嗎？

方老太太：表面上是很好的。可是人家是原配，心裏倒底不願意，所以要求凌先生分開住。凌先生地位還高，收入不算壞，可是這時候要維持兩個家的開銷，這幾個錢還是來不及的。這兩位凌太太，面子上是再和氣沒有，可是骨子裏，你恨我，我恨你。尤其是爲了各人自己的孩子，誰也不肯吃虧的；——這一家人的苦惱，也就可想而知。

榮婉芬：我還好像聽說，老的凌太太把凌先生和那新的凌太太，在法院裏告啦，告的是什麼「重婚罪」。

方老太太：就是這件事的亂子。凌太太遞了狀子這件事凌太太原是瞞着人的。不知怎麼最近又給那位新凌太太和凌先生知道啦。昨天晚上，和她大吵，大鬧，兩個人對付一個。

榮婉芬：所以凌太太跑來找吳太太！

方老太太 吳太太安慰了她幾句，倒是沒有答應，也並沒有怎麼樣的拒絕。可是吳教授一聽得這件事，就生了氣了，說是吳太太不明事理，這種事最好旁邊人不參加。而且，讓客人帶兩個孩子來住，吳太太是成心和他的工作開玩笑。

榮婉芬 那麼一點沒有提起原小姐嗎？

方老太太 沒有，沒有明提，吳教授祇說，吳太太不懂得怎麼樣幫他的忙，這話里不就

有了麼！

榮婉芬 什麼不懂得幫忙？

方老太太 你記得幾個月之前，就是一次我請你們吃蔥油餅沒有吃成的那一天？

榮婉芬 記得。

方老太太 你不是對吳太太說，她也該幫助教授工作，不該讓原小姐在學問上佔先的

嗎？

榮婉芬 是呀，老太太和不都是這樣勸她的麼？

方老太太 這一陣吳太太常時抱着一本書，叫做什麼「本草」。

榮婉芬，我曉得，講中國藥材的種類跟功用的。

方老太太 吳教授要知道中國的草根樹皮，什麼是開胃的，什麼是明目的，什麼對於身體有什麼好處。今天吳教授談到工作的時候，埋怨吳太太，過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還沒有替他查出一點什麼來。

榮婉芬 吳太太爲了要當心孩子呀！

方老太太 是的，爲了她的三個孩子！

榮婉芬 照理說，孩子們有你老太太幫着照應，燒飯洗衣服的常家事又有羅嫂，吳太太每天總可以抽點時間看書的。

方老太太 她是在每天看書。我剛才不是說，她老是抱着書本嗎？可是她就是聽不得小孩子的聲音。聽到有一個孩子在那里哭，在那里哭，立刻放下書本就自己跑過去啦。做母親的人，還都是這樣的！兒女的聲音，在別人聽了也許不在意，自己母親的耳朵，聽得才叫清楚呢！吳太太每次拿起一本書，不到十分鐘，準得放下三回，兒女不僅「磨手脚」，還在磨母親的心！

榮婉芬：我看見也有許多做母親的，不是這樣。把兒女交給老媽媽，自己就不管啦，也許三天五天，不和兒女見面。

方老太太：自願自的人，世界上自然是有，好些女人，爲了自己享福，自己玩得痛快，還不願意生小孩呢？

榮婉芬：這樣說，吳教授在工作上的確離不開原小姐？

方老太太：誰知道！

榮婉芬：原小姐已經有一部份的勝利啦！我早說過，這個女人是個陰謀家。

方老太太：姓原的那位小姐，我一向看來就是不順眼。那一天，還是我請你們吃蔥油餅沒有吃成的那天，她噙噙咕咕的說了一大套，維他命這個，維他命那個的。我不盡是在旁邊取笑過她嗎？可是今天想起來，倒是大可不必那個樣子！我想，今天最好的辦法是吳太太寬宏大量一點。

榮婉芬：怎麼樣寬宏大量？

方老太太：中國有句老話，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吳太太稍爲放任一點，一切問題，不



都解決了麼？

榮婉芬 沒有這個辦法的，老太太，現在的世界不比從前啦。

方老太太 此外還有什麼好辦法？你們這個展覽會，別說只開一回，就是連開上三回，

人家還是滿不在乎的，誰叫吳太太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又是這麼一個好母親呢？

榮婉芬 唉，孩子！孩子！孩子！和工作是不能連在一起的。我說，女人們想結

婚生孩子的，就趁早不必進大學。女人們打算讀書，做事業，研究學問的，根本就

不應該結婚。抱獨身主義，像我一樣，老太太，你說我講得對不對？

方老太太 我不知道。唔……：：：：我真不知道！

（凌太太伴同楊大夫一同入來）

凌太太 榮先生，我總算有本事，居然把楊大夫請來啦。

楊大夫 （和室內人招呼之後）我本來不曉得爲什麼今天又開茶會。

方老太太 後來凌太太對你透露了一點消息？

楊大夫 只說了一點，不大詳細。（見榮又在釘信）到底是怎樣回事？

榮婉芬（指點着）這些是原助教寫給吳教授的戀愛信，我們現在把它都張掛在這裏，再把我們認識的太太們都請了來，舉行一個「情書展覽會」，附帶還舉行「三角戀愛座談會」。

楊大夫 這是什麼意思呢？

榮婉芬 常着許多太太的面前，公開的質問她。這許多信是不是她親筆寫的？她是不是借着研究學問爲名，和吳教授在暗地里進行戀愛？她曉不曉得吳教授是有太太的，結婚已經十幾年了，有三個孩子？她承認不承認吳教授和吳太太兩人間的感情，一向是很好的；他們的家庭生活，許多年來都是美滿幸福的；一直等到她原教文擠在他們兩人中間，盡量的挑撥，盡量的破壞，才使得他們夫婦二人在精神上感情上隔離分開？叫原助教自己說，這樣的行爲是對不對的？不對的話，她應該怎麼辦？

楊大夫 哎呀，這樣恐怕人家受不了吧，也許原小姐今天不來。

榮婉芬 那位原助教英雄得很！天不怕地不怕，會來的。况且她決猜不到吳夫人是請她來開座談會的。也許她有點覺的吳夫人對她不像從前那樣有好感。可是她是一個好

強逞能的人，不願意有一點地方被人看作是示弱。她一定會來的。

楊大夫 哎呀！這個玩笑開的太大，似乎不大妥當吧。

方老太太 我也是這樣想。

（這時候在學道小孩寢室的門，忽然打開——這有點使人感到意外，因為吳教授一向不許打開這扇門的）

（小孩們在嚷着「媽媽別走，媽媽別走」——吳夫人囑咐：「你們好好的玩，我有事，去去再來，回頭我給你們講故事」）

（羅嫂也跟着出來——把撿起的一堆玩具抱入小孩寢室——仍把門關門）

吳夫人（對楊大夫和凌太太）今天是爲了我的事真是勞駕啦。

凌太太 「同是天涯淪落人」，互助合作，同甘苦共患難，不是應該的嗎？

楊大夫 這是一點誤會，沒有多大問題的。我們都願意在這裏幫忙調解的。

方老太太（對吳夫人）今天真的打算按照計劃都做出來？

吳夫人 有婉芬幫我的忙，我想我可以有這個勇氣的。

方老太太 原小姐和教授寫信，不是好久的事情了嗎？她並不是這幾天才寫信的。

吳夫人 是呀！恐怕差不多有五六個月啦。

方老太太 從前你看到這種信，並不覺得怎麼樣。

吳夫人 從前我覺得只是一種天真的表現。吳教授是個學者，有值得給人家崇拜的地方，是兩封表示愛慕的信，是可以不必看得太嚴重的。

方老太太 爲什麼你現在又計較起來呢？

吳夫人 現在他們未免太過份啦。我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未必真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沒有能力，沒有知識——沒有決心。

方老太太 可是這樣開一個座談會，就算今天原小姐吃一點眼前虧，未必就於你有好處！

吳夫人 這是奮鬥的開始。

方老太太 奮鬥的開始？

吳夫人 我從今天起，非爭不可，以後不能再退讓啦。還不是爲了我的那幾個孩子？

方老太太 爭，也是爲了你的那幾個孩子？

吳夫人 今天最簡單最爽快的一條路，是我和教授離婚，我的孩子離開此地。我不相信我會沒有辦法自己謀生。至少我也可以到大學裏當一個助教，再不然去做一個中學教員，再不然去做一個小學教員。餓死總還不至於的。不過那幾個孩子，——！

方老太太 是的，他們的將來，……：

吳夫人 我不須要什麼贍養費，也不須要小孩的教育費，我可以不必在錢上頭打算，我隨時可以離開的。可是那父母離了婚的孩子，祇有母親不能得到他們的活在的父親的珍愛的小孩子，是人世間多麼淒慘的一件事。爲了這個，我不能隨便放棄他們的父親。

楊大夫 這話當然是對的。

吳夫人 況且我和吳教授經過多年的認識，多年的同學多年的友誼，才結婚的，結婚以後又有多少年啦。我最能理解教授。我還相信我最能幫助教授。也是只有我，才能真愛教授。我和教授相愛的程度，決不是原小姐趕得上的。

方老太太 既然如此，也罷！不過你們的辦法，未免太凶惡。大家都是女人，何必這樣不留餘地。

吳夫人 是原小姐先不給我留餘地。那一次我們在這裏閒談食品營養的時候，他是怎麼樣出我的醜的！「吳太太你曉得維他命B有多少種！」今天該輪到我啦，該是我報復的機會啦。這正是她自作自受。

榮婉芬 (興奮) 好呀，BRAVO。如果我是教授的話，我一定特別的愛你。就是爲了你雖然是一個做母親的人，還有這麼一點丈夫氣。

(卓太太和程永華捧着幾個小紙包進來——兩人手裏都有傘)

榮婉芬 二位把點心替我們帶來啦？

程永華 我們只買了點花生同餅乾，餅乾還是回軟的——下雨天買不出什麼好東西。  
榮婉芬 那就可以啦，本來今天的茶會，目的不在維他命。

卓太太 李太太一會兒就來。我已經一五一十，把情形都告訴她啦，她很願意來參加，可是她那個有病的小孩正在哭，她不能和我們一齊來。

楊大夫（開心地）李太太自己的健康，近來怎麼樣，她有個把月不到我那裏去

啦。

卓太太 她心裏非常着急，大夫每次給她的藥，她都吃完的，可是好像並不見效。

楊大夫 不見效！

卓太太 李太太懷着的身孕，還是一天天的大起來？

楊大夫（舒了口氣）呵——！

卓太太 天下的事，真是難如人意，有些人想念孩子的日思夜想，還是沒有孩子。有些人不願意孩子的，偏偏的會有，吃了好幾個月藥，還是打不掉。

楊大夫（欲言又止——十分爲難）我……晤……有一件事……嚙……今天可不能不對

諸位說，而且，嚙……還要向諸位請罪！

方老太太 什麼事還要請罪？

楊大夫 我騙了李太太一次。

卓太太 騙了她？

楊大夫 我對李太太說了一個大謊。

榮婉芬 說——謊！

楊大夫 四個多月之前，有一天李太太不是向我討點藥，打掉她肚子裏的孩子嗎？

凌太太 是呀，起先你還不肯。

楊大夫 後來我看到李太太很是痛苦，而且真是有決心的。我恐怕假如我再不答應，

她真的會去用草藥，用土法子，那樣對於她的身體，危險就更大啦。我才勉強給她

配點藥。

凌太太 是的，是的，在你答應她之後，李太太是多麼高興，馬上跟着到你家里去拿

藥的。

楊大夫 可是我給她的並不是墮胎藥。

衆人（都驚訝）不是嗎？

不是墮胎藥嗎？

大夫給她的是什麼藥呢？



楊大夫（沉重地）我給李太太吃的是……安胎藥。

卓太太 什麼，安胎藥？

方老太太 我說的呢！怪不得李太太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來！

楊大夫 諸位想，我是一個經過國家檢定的醫生，怎麼可以違反了國家的法令，對於那沒有病理原因存在，對於那並不患有危險病症的妊婦，施行那並非解除母體危險的「人工流產」呢？爲了母親不願意生育，就隨便的墮胎，那是罪惡的。

方老太太（點頭贊同）楊大夫這個話對極了，真是好醫生。

程永華（忍不住）不過我覺得問題似乎不那麼簡單。

楊大夫 不那麼簡單麼？

程永華 李太太家境向來不寬，人口又多，現在每個月收入不夠維持，一家祇有一個人操作，她個人的健康又不好，從前生過許多孩子，可是就因爲無力養育，死亡的很多。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做母親的，是不是可以要求減輕負擔呢？

楊大夫 當然可以，可是不應該來找我們的醫生，不應該用墮胎的方法。

程永華 那麼請問用什麼別的方法？請問？

方老太太 總而言之，孩子是我們之福，不管什麼原因，墮胎總是要不得的。

程永華 在那些每個月花得起一萬六千塊錢請一位奶媽，或者三萬五千塊錢買五磅外國

奶粉的，可能是我們之福，在李太太……

卓太太 是的，在李太太——唉！

程永華 沒有具體的辦法，單對人家講道理，能有什麼益處？

卓太太 那才真是「空言無補」。

榮婉芬 當時李太太懇求楊大夫答應給她藥的時候，李太太相信楊大夫給她的是墮胎藥

。到今天李太太還是沒有懷疑，還是相信楊大夫的。

卓太太 是呀！

榮婉芬 現在李太太，應該不應該知道事實的真象呢？在她曉得了事實真象之後，她還

是哭呢？還是笑呢？被楊大夫開了這麼個大玩笑。

楊大夫 這是我最最抱歉的地方。這個與其說是我開玩笑，不如說是開了我自己的玩

笑。我喪失了人格，說了謊，欺騙了一個病人！可是如果我不這樣作，如果我真的替她墮了胎，我會感到更加不安的，我良心上所受到的責備更大。

吳夫人 楊大夫是爲她好，決沒有一點惡意，這是我們大家明白的。

楊大夫 做醫生的入，有時候不免要說謊。那才真是不得已的事。譬如說，一個患肺病的人，我們也許騙他說不是肺病，無非是要使他心里快樂一點，於他的健康有益。

（羅嫂擦着眼淚，從外面走來——走到門口，轉身招手：「快來吧！」）

（玉鳳跟着進來——身上仍穿着那華美旗袍）

（衆人見玉鳳，都吃了一驚）

玉鳳（一一鞠躬）太太，方老太太，榮先生，各位太太。

方老太太 玉鳳，你怎麼又回來啦，你這一向是到那裏去啦？

（玉鳳望了望方老太太，低頭不答——但是毫不窘促，像是有了主意的樣子）

方老太太 你是到那裏去了的？

（玉鳳還是不答）

方老太太 對我們說說不要緊呀，玉鳳！（注視她身上的衣服）你這一向和什麼人在一起？

（衆人都注視玉鳳身上的華裝）

方老太太 玉鳳，你怎麼老是不說話呀。你爲什麼又回到這裏來？

（玉鳳又望了望方老太太）

吳夫人 好啦，改一天再問她吧。

羅嫂 我和玉鳳求太太和方老太太，還讓玉鳳留下吧，我們這乾女兒，現在沒有地方可去啦。

吳夫人 （慢慢地點了點頭）可以吧。

玉鳳 （又鞠躬）謝謝太太，方老太太，榮先生和各位太太。

榮婉芬 好啦，玉鳳下回不要走啦。

玉鳳 太太，我還是換上那件舊衣服吧。

吳夫人 好的，你快去換衣服吧。

玉鳳 (指方老太太背後遺搖椅上她的衣包) 在我的那個衣包裏。

(方老太太從背後提過衣包——且不遞給玉鳳——好奇的把衣包解開)

(衣包裏滾出那個洋娃娃，就缺了兩只手臂，由玉鳳用花布補做了的)

方老太太 (拾洋娃娃在手——望着玉鳳嘆息) 唉！你簡直還是個小孩子。

(玉鳳不做聲，上前接了衣包和洋娃娃，逕自走出)

(羅嫂看着洋娃娃，只顧搖頭，跟着走出)

方老太太 玉鳳這孩子在外面，不知吃了些什麼苦頭！

卓太太 只要看她這樣的退回來，再看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別的也就不必講啦。

榮婉芬 世界上真有許多混帳的男人，為什麼法律就拿他們沒有辦法。

方老太太 大概因為這是抗戰時期，和平常自然要不同一點。

凌太太 (恨恨) 打仗，打仗，打仗；多少壞事，多少不應該做的事，都記在抗戰的這一

筆帳上，就如凌先生對我的那種行爲，欺騙，侮辱，壓迫，唉，都不用提啦。

卓太太 我們這裏的一羣人，大多數好像都是因為抗戰受到災難。譬如凌太太，因為這是抗戰時期，對於凌先生的重婚，得不到法律上的救濟。譬如李太太，為抗戰時期生活困難，不敢再生育，一心要把她所懷的孕打掉；譬如程永華，也是因為抗戰時期，養育兒童不容易，夫妻兩個人索性分離，各居一方；譬如玉鳳，受了男人的欺騙玩弄，毫無辦法對付，只好忍氣吞聲的自認吃虧！甚而至於像吳太太，如果不是在抗戰時期，一定可以把她的幾個孩子，送到設備很好的學校裏和幼稚院裏，早晚汽車接送，用不着像最近五六年來，事事要自己當心引起她和吳教授的誤會和隔離。我心裏實在非常憤恨。

程永華 你憤恨什麼？

卓太太 我並不是憤恨抗戰——那是絕不會的——我是恨我們這些女人，太不爭氣！

方老太太（奇怪）太不爭氣？

卓太太 我們在抗戰中，都是一羣被動的人物，消極的被抗戰環境支配着。消極的像玉鳳一樣受抗戰環境的災害。我們一點點沒有爭取主動，我們一點點沒有積極表

現。雖然我們都是知識份子，從國外大學畢業到玉鳳的初中畢業——連羅嫂都認識幾個字——可是我們在抗戰建國中，一點沒有發生好的作用。其實是一羣可有可無的人。這一次的抗戰就是沒有我們這一羣女人，也絲毫不會遺憾的。我們對抗戰沒有貢獻。抗戰也好像不是爲了我們。像玉鳳一樣，一羣被動的受害者，可憐不足惜，我恨的就是這一點。

（衆人不言語——過了一會）

程永華 真是！只有方老太太和我們不同。（誠懇地）方老太太至少有一點是對得起國家民族的，他的第三位少爺在空軍服務。

（李太太撐着手杖從外面慢慢走入）

吳夫人 哎呀，李太太，你居然趕來啦，真是多謝！

李太太 （放下手杖，趕緊找張椅子坐下）對不起，剛才我家裏的孩子——

榮婉芬 （指着手杖問李）你怎麼啦？

李太太 沒有什麼，下雨天拿根手杖，走路方便些。

楊大夫（關心地）李太太你近來的身體怎麼樣？

李太太（內心疑惑，非常直率）楊大夫你給我的藥怎樣不見效？

楊大夫（慚窘）李太太，吭……

（這時衆人真是啼笑皆非）

榮婉芬 楊大夫現在不要再瞞李太太了啦。（同情地）李太太，你聽我告訴你一件事。

楊大夫 什麼事？

榮婉芬 楊大夫一向給你吃的藥，都不是爲了墮胎的。

李太太（緊張）不是嗎？

榮婉芬 楊大夫給你吃的都是安胎藥。

李太太（所受打擊非輕）安胎藥！

榮婉芬（慘不忍睹，別轉頭去低聲音）是的。

李太太（不能相信再問）楊大夫，真的嗎？

楊大夫 我真是對不起你，我一向沒有對你說直話。



李太太 (呆住) 哦！哦！哦！

(她忽然站起身來，一言不發，走到楊大夫面前，直挺挺的跪下)

楊大夫 (不知如何是好) 我……噫……

(楊大夫也忙跪下)

衆人 這是幹什麼呢？

李太太快請起！

起來，起來，兩位都請起來！

何必這個樣子。

(吳太太和方老太太忙去攙扶楊大夫)

(榮婉芬和程永華把李太太拖放在一張椅子上)

(半響，彼此相對無言)

榮婉芬 聽說現在有不少兒童福利機關，什麼嬰兒院，保育院，保幼院，長期托兒所，公家辦的私人辦的差不多有上千個。是不是可以把那些自家父母養育不了的孩子

送到裏面去呢？

卓太太 十月懷十年撫育，這是天性，也是天倫之樂，如果生了孩子，結果不過是往育嬰院裏送，做母親的誰會願意，何必再生什麼孩子呢？

楊大夫 我知道有些育嬰院辦得還不壞，很是合於科學原理的。

卓太太 我曾親參觀過一個保嬰院——據說是辦得很有成績的——裏面分開三組房間，第一組裏的孩子哭鬧得很厲害。第二組的孩子哭鬧得就稍微好一點，第三組裏的孩子聲音很少簡直是不哭不鬧。有一位看護告訴我，那第一組裏的孩子都是剛收進來的，還不懂得，所以哭鬧得厲害。第二組的孩子，慢慢在學習，曉得哭鬧也沒有用的，所以比第一組已經好得許多。第三組裏的孩子，住院都在六個月以上，已經被壓服得乖，服貼啦，不哭啦。這也許是很科學的方法。裏面的飲食設備，也許是非常衛生的。可是我總覺得是缺少一點什麼，——缺少人情，缺少溫暖，缺少母親對自己的兒女自然親熱的味道。

方老太太 那是不錯的。保嬰院保育院無論怎樣辦得好，保姆和看護，怎麼會能比得上

自己的媽媽養兒女那樣親熱呢？

卓太太 我的媽媽是在的，醫院養育院都沒有辦到像我所理想的那麼好。

楊大夫 那裏還有別的好，經費可以十分充足，管理可以完全科學化，可是「人」的成分，還是太不國條的。

慈婉芬 在西方，在英美，在歐洲，他們提倡「節制生育」。不必打胎，根本不讓女人受胎，那豈不是一件合理的辦法嗎，在結了婚的女子不願意生孩子時候——不管

是爲 妨礙工作，或者是經濟困難，或者是別的原因。

方老太太 「節制生育」？那豈不是天機的事，在中國一定是行不通的。幾千年來，中國這許多女子，那一個不想有孩子。在幾年輕的時候，女人不會生孩子，她是一種羞恥，不能算是一個人的！「節制生育」和墮胎有什麼兩樣？

楊大夫 就在西方，「節制生育」的結果，也非常不好。大部分實行「節制生育」的，是社會上比較優秀的人以及一般知識份子。這種人在人口的百分比一天天少下去，你想那個民族還會有前途麼？我曉得，凡是受過教育的女子最不應該講「節制

「生育」，最不應該講墮胎，最不應該逃避她們的責任。

程永華 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我至少并不打算逃避責任。我已經做過一次母親，雖然我的孩子後來死掉。將來我還願意再做母親，做好幾個孩子的母親的。可是那是將來的事。現在我不作這個準備。一個女人要好好做一個真正的母親，絕不是件容易事。跟着做母親的幸福和快樂而來的，有痛苦，有犧牲，有憂慮，有悲哀。我們這個世界不應該是個自由的世界嗎？我們雖是女人，不應該是個自由的人嗎？我主張，一個可能做母親的人，應該有她的自由，決定她到底要生幾個孩子，在什麼時候生！她生育孩子的數目和時期，要看孩子出生後所處的可能是一怎樣的世界——母親可能把她的孩子送到怎樣的一個世界裏去！一個未來的母親，應該有這種選擇的權利的！（羅嫂憤憤然自外奔入）

羅嫂 太太，太太，哎呀，方老太太。

吳夫人 什麼事呀？

羅嫂 玉鳳那倆不要臉的孩子。

方老太太 玉鳳又怎麼樣？

羅嫂 她，她，她，我也不要她做乾女兒啦。

方老太太 爲什麼？

羅嫂 她肚子裏也懷了身孕。

方老太太 這是怎麼的呢？

(衆人面面相覷——半響)

吳夫人 她對你怎麼說？

羅嫂 上一會太太不是看見有個姓董的寫信給她嗎？就是那個姓董的不是東西，姓董的

騙了玉鳳，說要送她去進大學，後來姓董的溜掉啦。

方老太太 她的確是肚子裏有了？

羅嫂 的確。

方老太太 這可真叫人爲難啦！

榮婉芬 什麼爲難？

榮婉芬：我們這裏，還是留她呢，還是不留呢？

榮婉芬：爲什麼不留她？

方老太太：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沒有嫁過人，沒有丈夫，肚子忽然大起來了，這成什麼話，吳先生是堂堂大學教授，面子放在那裏呢？

榮婉芬：這有什麼面子不面子！難道因爲這個，還把玉鳳趕出去嗎？

方老太太：照規矩是不應該留她的。我說還是給她幾個錢讓她走吧。

吳夫人：叫她上那裏去呢？錢用完了怎麼樣？

方老太太：多給她幾個錢！！唉，真叫人爲難死啦。

卓太太：我看還是請吳太太收留她吧，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容易上人家的當的。尤

其是讀過一點書，懂得上進的女孩子！狡猾的男人們，拿這一類的話騙她：你應該繼續讀書呀，應該升學，進高中，進大學呀，將來再到外國去留學呀，我可以想法

子在經濟上幫你一點忙，讓你繼續求學呀！一個要求上進的女孩子，沒有不受騙的。玉鳳大概也不外此例。

方老太太：「現在留下，當然是可以的。可是將來她肚子裏的孩子生了出來，那怎麼辦呢？」

羅嫂：「要是吳太太肯再收留我那乾女兒的話，我跟太太磕頭，可是還得求求楊大夫。」

榮婉芬：「求楊大夫幹什麼？」

羅嫂：「我揚大夫給玉鳳吃點藥水——就是楊大夫給李太太吃的那個藥水，讓玉鳳肚子裏的孩子，可以早一點生下來！」

（李太太忽然發出狂笑）

（玉鳳已經換了舊衣，從外走人）

玉鳳：「太太，方老太太，原小姐來了，已經在下轎子啦！」

（衆人好似觸了電似的，個個非常緊張）

吳夫人：（對羅嫂）「客人已經到齊，馬上就要開會，你去準備茶，再把兩包點心帶去。」

裝在盤子裏拿來。

羅嫂：「就是。」

（）蔡婉芬把最後的兩張信，釘在進出必經的長窗上——又搬了一張椅子放在室中，後面桌的左首——乘人四面坐開，造成包圍的形勢）

（原敏文穿着漂亮的雨衣，仍挾着那公事皮包，闐然走入）

（羅嫂和玉鳳悄悄退出）

（吳夫人躊躇了一下，站起迎接）

原敏文 吳太太，今天過生日嗎？幹什麼又請喝茶，（猛然看到四面壁上門上釘滿着她寫給吳教授的信，又見室內有七八位太太們正襟危坐地等待着，不覺呆住）怎麼？

……（慢慢地完全明白，她今天落了圈套；眉頭一皺，索興硬挺下去，輕輕地發一聲笑）嘿，嘿，諸位既經把我寫給吳教授的許多信，都看過陳列起來了，這對於我們今天的談判，倒是很有幫助的，——大家可以省許多廢話。

吳夫人（仍然禮貌地）原小姐請這邊坐。

原敏文（誇張地對眾人招呼）諸位早來啦，吳太太請坐。

方老太太（外面又在下雨麼？



原敬文：（股掌相摩）這霧茫茫不斷的春雨下了多少天啦，老是不暫時，地上爛得很，走路真不方便。（坐定）我早想和吳太太當面說一談，今天的機會好極了，我們彼此之間，一定可以得到徹底的諒解。（指兩袋那封信）其實我和吳教授的關係，那些信裏面所表示的還不夠到一半！

衆人出不意地聽他這樣一說，倒反覺得有點不自然起來。

（榮婉芬取出一包駱駝牌紙烟交給吳太太）

（吳太太取出一支遞給原敬文）

吳夫人：請吸烟。

原敬文：謝謝，吳太太（瞞榮二眼）榮先生今天改抽紙烟啦？

吳太太：不，這是座談會給預備好，我有烟斗。

（她點燃烟斗夫吸煙吸）

方若愚太太：（臉上堆着笑）原小姐，我要請問你一件事。

原敬文：我嗎？老太太儘管問。



原敏文 這些事實誰都知道的。可是有一些別的事實，榮先生漏掉沒有講。

榮婉芬 別的事實？

原敏文 在吳教授的身邊，除了家庭之外，還有他的工作，他的試驗。他的學術，他的事業。在吳教授的面前，還有他的快要完成的從青草裏提取維他命的科學貢獻。

榮婉芬 這當然是不錯的。

原敏文 在這些上面，吳教授需要有人幫助，有人合作。尤其在他工作遇到了困難，感覺厭煩疲勞的時候，他更需要一個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伴侶，——這幾件事，吳太太在眼前一樣都辦不到。

榮婉芬 原助教難道忘了，吳太太和吳教授在美國大學裏同學，研究的都是生物化學，同時畢業，畢業論文的成績，吳太太的還比吳教授的等第高呢？如果講到做一個精神上的智力上的伴侶的話，吳太太總該可以不輸於任何其他的人。

原敏文 吳太太的學問，我們一向是欽佩的。不過就是太老舊了一點。科學上的發明發現，是日新月異的。稍不留意，一個人的知識，很快容易就變成落伍過時。吳夫人

好像這五六年來，沒有繼續讀書，沒有繼續研究。

（羅嫂端茶，玉鳳托着兩盤點心，進來放在桌上）

吳夫人：諸位，請用茶，隨便用點點心。

（她端盤在衆人前轉了一巡）

原敏文：（隨意的取兩塊餅乾）吳太太，不要客氣，我們自己來。

羅嫂：（羅嫂玉鳳站在一旁，等看熱鬧）

方老太太：你們去吧。

（羅嫂玉鳳只得快快走出）

吳夫人：剛才原小姐批評我的話，我覺得都對的。我這幾年來，的確沒有繼續讀書，繼

續研究。

原敏文：（同情地點頭）是呀！

吳夫人：有時候，看點外國寄來的書報，不過只是些雜誌和偵探小說，實在沒有時間，

也沒有心思，再去讀那些「正經的科學」！這一個家，這幾個孩子，就把我拖住啦。

原敏文：這真是非常不幸，吳太太的犧牲太偉大啦。

方老太太：原小姐曉得這是偉大的犧牲就好。原小姐不看見嗎？他們多麼幸福的家庭，

那三個是多麼可愛的孩子。

原敏文：吳太太的家務管得真是好極了。那三個孩子也真是可愛。不過不幸到底還是不幸。就是因為吳太太管理家務和當心孩子的原故，今天在吳教授和吳太太中間有了

一個距離，一個很長的距離，一個在學術上智力上知識上的距離。

吳夫人（矍然）：一個在學術上智力上知識上的距離？

原敏文：因為有這個距離，因此吳教授不得不向別的方面，去找幫助和合作的人！

方老太太：吳太太辛苦了多少年，尤其在兩三年以前，家境比現在還困難的時候，吳太

太自己做飯洗衣服帶孩子，每月靠仗吳教授的一點薪水，維持這個家庭。家用不

夠，就變賣自己的手飾。吳太太的五六兩金手飾，差不多都賠貼在家用裏面啦。一

切家務零碎事，一點不讓吳教授煩心，讓他一心一意的讀書做文章，吳教授這才寫

出了幾篇好文章，得到一大筆科學試驗獎金，生活才算寬裕一點，吳教授才更多

一點錢去買書。這難道好說，吳太太給吳教授一點幫助都沒有嗎？吳教授今天能在實驗室裏研究青草，不還是因為有個吳太太在這裏替他支持着家嗎？

（衆人聽了齊都點頭）

原敏文 是的，是的，吳太太給吳教授的幫助在這一點上真是不少。不過這種幫助也并不十分稀奇。

榮婉芬 并不十分稀奇，這是什麼意思呢？

原敏文 管理家務照應孩子，這種幫助，有一個得力的忠實的管家婆就行啦。不需要一位真正的妻子，一位全面的伴侶。吳太太給吳教授的幫助雖大，可是未必就能超過一個好的管家婆。

吳夫人 啊，一個管家婆。

原敏文 可是吳教授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管家婆。他需要一個真正的伴侶，一個全面的伴侶，一個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和他合作的伴侶。吳夫人今天做不到。這是吳夫人的不幸。我是非常同情的。

(衆人不覺愕然)

吳夫人 這樣說來，都是我自己不好。

原敏文 講到我自己，請諸位爲我轉講思想，我又怎麼辦！這樣的每天和教授接近，共同的興趣，共同的事業；在工作上和在科學學問上彼此間互相幫助，甚而至於在日常的小事上，譬如換一件衣服，送一籃椰子，經常的彼此互助；在幾次三番的，由於共同的努力，得到了好的結果，好的成績，是不是會使得我和吳教授兩個人的情感，一天天的接近，先是彼此的理解。進一步，到真誠的友誼。再進一步到戀愛

的開始。再進一步，到百分之百的戀愛。整個的經過，就是這樣的。我今天也是環境的產物，環境的受害者。諸位別忘了，我也是一個女孩子。女人有女人的心情。吳夫人應該諒解我，諸位都應該諒解我。我們大家都是女人，世界上女人的心情，總差不多是相同的吧。

(衆人默然)

吳夫人 (無可奈何地) 諸位請喝茶。

原敏文 吳太太，別客氣，這裏還有花生米。

（禮貌地將盤子遞過去。）吳夫人也禮貌地欠身接受呀。

程永華 原小姐，請你轉你想一想，現在我們可以遷解你的處境。可是原小姐，你也替

吳太太想了一想沒有呢？

原敏文 我只能替我自己負責。在我的立場上我是決不能讓步的。

程永華 決不讓步？

原敏文 吳教授需要一個精神上智力上知識上的伴侶，我能夠滿足吳教授的要求，吳太太不能，我為什麼不能愛他？爲了吳教授的幸福，爲了吳教授的工作，我覺得我有權利可以愛他。我認爲這是我的義務，應該愛他！

榮婉芬（奮起）豈有此理。

原敏文 榮先生，我們在大學裏是同事，請你禮貌一點。當然囉，榮先生是吳太太的好朋友，在這個時候不能力，一個人還要朋友幹什麼？可是我今天在這裏是一客，是吳太太請我來喝茶的，不是請我來給人家侮辱的。我來了，諸位要知道我的態度，



我就一五一十的都說了出來。我不能比這個承認得更少，假如我在此刻還是吞吞吐吐的隱瞞着諸位，我對不起吳夫人和諸位。也對不起我自己。我的話說完了，我可以走了吧。

（不等有人答覆，她站起身，取雨衣在手，向衆人約略爲禮，翩然走出）

（屋子的人，又都給她弄呆了）

（榮忿極，無可發洩，在室內做荷門式軟體操）

榮婉芬（手脚動着，口裏數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方老太太 這個會算開完了沒有？

榮婉芬 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方老太太 我早說過的，一場無結果。

榮婉芬 如果今天在美國，這種人大家有辦法對付的，給她渾身塗滿植油——就是那修馬路的植油——再給她頭上插上幾根雞毛，把她趕出城去。此刻在中國，唔，我還是有辦法的。

秀老太太：你有什麼辦法？

榮婉芬：回到大學裏去，把那些每天跟我打籃球的女同學集合起來，在操場上等着那位

原助教。

吳夫人：你這是說的一句笑話。

榮婉芬：雖然是笑話，也可以表示我的心情。

楊大夫：像原小姐這樣的，是不算一粒現代的新女子？

程永華：楊大夫爲什麼說這話？

楊大夫：我看她們很坦白勇敢，對於自己很忠實。我在教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們算是新女子了，可是和原小姐比起來，離得很遠！

程永華：她那裏能做一個新女子？做一個新女子，是消許多條件的。最底限度，決不能

像原小姐那樣殘酷地自私自利。

榮婉芬（向吳）：怎麼樣？難道我們就坐在此地毫無舉動，聽任那位自私自利的原小姐把吳教授搶走拐走嗎？難道我們七八個女人，還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對付她一

個人嗎？

吳夫人 我正在這裏考慮，我今天才是如夢初醒。

榮毓芬 這是什麼人主？一個妻子，爲了愛她的丈夫，犧牲了自己的學問，事業，犧牲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來替他管理一個家，來替他照顧孩子，讓他好不心思的努力，他的學問，他的事業。結果怎麼樣？妻子的愛，妻子的一翻苦心，反倒把丈夫趕到別一個女子懷抱裏去了。而且在別的女子的那一方面，也不是完全沒有可以同情酌量理由。

羅太太 這就是我們有了孩子的女人的苦處！

榮毓芬 偏室內幾個小孩兒又吵鬧起來——一個喊，「我們不要羅嫂」——兩個喊，「我們不要羅嫂」——三個同喊，「我們不要羅嫂，我們要媽媽給我們洗腳」。

（左右壁那扇不長開的門忽開，羅嫂站在門口）

羅嫂 太太，少爺小姐們請您呢！

吳夫人（霍然站起）諸位坐一坐，我去去就來。

(她向小兒寢室走去)

方老太太 羅嫂，把桌上的餅乾拿去給孩子們吃。

羅嫂 就是。

(她端着餅乾進去，隨手把門虛掩上)

凌太太 諸位看見了沒有？

卓太太 (嘆氣) 咳——還說什麼！

李太太 (至此方說一句話) 做母親的心，都是這樣的。

榮婉芬 今天是太太失敗，愛人勝利！

楊大夫 什麼失敗，勝利？

榮婉芬 今天是原小姐勝利了。吳太太吃虧，就在這三個孩子上。

方老太太 哼，我看未必！

榮婉芬 未必麼？

方老太太 今天晚上，彗星要回家的。等他回來的時候，家裏要佈置得好好，一種舒適

快樂的樣子。讓教授好好吃一頓晚飯，好好睡一大覺。常言道，「夫妻沒有隔夜仇」。

凌太太 這個話，我今天不太能相信。

方老太太 我今年六十六，快上六十七哩。要是我不懂得維他命，我還懂得男人。男人們都自私自利的，比我們女人自私得多。吳教授也許覺得和那位年輕漂亮，胆子大，有學問的小姐講戀愛，是件有趣的事！可是他決不會捨得放下這樣一個方便的家庭；一位賢惠的太太，三個可愛的兒女的。男子都有那麼一個脾氣，又要吃着，又要拿着。你看我那個捺縫底的針，一頭是尖的，一頭是有個眼。可是在男子，他們的要求就不同了。他們希望「一！根！引！線！是！兩！頭！尖！」的！你瞧着吧，吳教授跑不了的，吳教授是拐不走的。

(幕)

## 第二幕

久雨初晴。

一個星期之後的上午。

室內零亂！——椅上堆着吳夫人的舊衣，桌上堆着舊的西書，地下放着兩個舊的旅行皮包，敞着蓋，似乎有人在收拾行李。

x  
x  
x  
(方老太太約集着楊大夫，卓太太，凌太太，程永華等在商議一件要事)

方老太太 什麼？這件事不能法律解決？江大律師真是這樣說的麼？

楊大夫 原敏文的行爲固然可議，可是這還是在道德範圍之內，沒有構成刑事。

方老太太 那就是說，吳太太不能到法院去告她？

卓太太 律師說，此刻不能告——你告她什麼呢？

方老太太 她和有妻之夫講戀愛。

卓太太 真是寫幾封信，事情不算太嚴重。爲了這點小事打官司，法院至多還是替你們調解，也許根本就說不上受理的。

方老太太 她把快樂的一個人家，攪得天翻地覆，快要被她拆散啦。

楊大夫 本來這類行爲，律師說，可以用「妨害家庭」的罪名控告的。可是現在事實的根據不夠，吳太太除掉精神上的打擊，情感上的不愉快而外，並沒有受到什麼妨害。

方老太太 那麼法院簡直沒有辦法不讓原小姐毫無顧忌的只管戀愛下去！法院難到不能警告原小姐，禁止她再向吳教授寫戀愛信麼？

楊大夫 那個我倒沒有問，且不說，法院禁止寫戀愛信，倒可成爲社會上一個笑談的。

方老太太 做律師的人，勸人不打官司，倒是少見。

楊大夫 江大律師是一個正派，有道德的律師。從前我們楊先生辦過不少事，最能顧全當事人的利益的。這一次他非常熱心，完全是友誼的談話，他希望吳太太和吳教

授不走極端，不至於將來真的要請他登報，甚而至於出廢。這一來他總不肯收身。

方老太太 事情既是這樣僵，吳太太真是除走之外，毫無辦法啦！

凌太太 吳太太真的要走嗎？

方老太太 (指旅行皮包) 已經在收拾行李啦，今天可真是要走！

程永華 昨晚我們走了之後，吳教授還是沒有回來？

方老太太 沒有！一連六晚沒有回家啦，自從那一天我們在這里開過座談會之後，吳太

太還沒有見過吳教授的面啦！

卓太太 吳教授老是不肯回家，困難就是在這裏。

方老太太 是呀，祇要他肯回家一次。中國有句老話，「夫妻沒有隔夜仇」，祇要他肯

回家，事情就好辦啦！

卓太太 昨天吳太太寫給教授的信，他回了沒有？

方老太太 回信倒是有的，不過還是那麼簡簡單單的一兩句話，事情未完，也許回來，



可是不一定。一張大紙生，寫了才三十多個字。

凌太太（格外關心）吳太太一時上那裏去呢？

方老太太：她說，今天先趕到楊大夫家裏去住住，省得再是在此處；一晚到天亮的，白忙忙等門。

凌太太（兩病之感）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呢？

方老太太：那倒還不要緊，她姊姊和榮先生一齊出去換掉她的最後一付金鐲子。不到一次法兩重，也還可以換到一萬多塊錢。至少路費是有囉。這意思，請教員這會之考，吳太太

凌太太：以後怎麼辦呢？

方老太太：以後總想找職業。你不看見桌上那幾本外國書嗎？吳太太說的，她也許把維他命忘啦。可是英文還沒有全忘掉，她希望到一個中學里去教書。

凌太太：難道這件事真是一點點挽回的希望都沒有麼？

方老太太：挽回，那就全靠諸位啦。諸位多多的幫我勸住吳太太今天不要走，——今天我可真急了。所以一大早，就呼羅嫂到省城的府上，請她識位請來。數十等到吳太太

走出之後，再想挽回，那就真不容易啦。

楊大夫：那當然啦，我們應該勸勸吳太太。我和她的老太太是多年的朋友，大凡能幫點吳太太忙的地方，無有不盡力的。

凌太太：我真擔憂那三個孩子，吳太太要是真走的話，還是全帶走呢？還是不帶走呢？

還是帶走一個兩個呢？

楊大夫：我們都希望吳太太不走。

（吳太太和藥碗芬自外回來）

吳夫人（強笑）：你們諸位消息真靈通，都來送行的麼？

凌太太：我看吳太太還是看孩子的份上，再委屈一回吧！

吳夫人：委屈！

凌太太：再多忍耐一點。

吳夫人：你的意思是說，再多忍受一點？

凌太太：就算是忍受吧！

吳夫人 幾千年來，中國大多數的女人，就是這樣委屈，這樣忍受的！可是結果怎麼樣呢？多半是白白的吃苦，白白的犧牲。

凌太太 母親爲了孩子們的犧牲，那是偉大的。

吳夫人 沒有結果的犧牲，那不是偉大，那是糊塗！

凌太太 吳太太我不曉得怎麼樣勸你好，可是我總希望你不走，至少不就走。

吳夫人 在那一天被原小姐那樣譏諷，那樣批評以後，我還不走麼？

凌太太 她的話，是不能算數的。

吳夫人 不，她的話說得很對。她批評我不過是一個管家婆，不配作吳教授的精神上智

力上，知識上的伴侶。這個話一點沒有說錯。

凌太太 你詳談這些話幹什麼？

吳夫人 正因為原小姐的話說得對，所以我受不了，一個稍微有點自尊心的女子，誰能

受得了？誰能裝聾作啞的再待下去？

（揚手全空，天真是三片熱忱）

楊大夫：吳太太，可以讓我多一句口吧？

吳夫人：楊大夫好說。

楊太太：自尊是應該的，可是不必自傲。

吳夫人：自傲？

楊大夫：我的話說得太爽直啦，可是我曉得吳太太一定會原諒的，自傲就是情感上不肯

吃虧的意思。

吳夫人：情感上不肯吃虧？

楊大夫：做人真不容易。我們吞的丸藥，不盡是顯顯上面都包着糖衣的，有時候丸藥的

味道很酸，很苦！做人各方面都是這樣，就是夫妻之間，也免不了是如此的吧？

吳夫人：楊大夫是不是發我，在被別人打了左邊的嘴巴之後，再轉右邊的面孔朝着他？

楊大夫：吳太太大概總明白這個肯於忍受恥辱的道理吧？我們爲了真理，我們爲了真

善，法命都可以犧牲，一切都可以犧牲，何在乎這一點情感上的吃虧呢？左邊的嘴

吧挨了打，再轉右邊的面孔朝着他，這真是我們表示，痛苦和侮辱，儘管穿穿脫脫

歷歷不了我們，改變不了真理的；難道因爲原小姐無禮的行爲，吳太太就放棄了對教授和幾個孩子的責任麼？

吳夫人 楊大夫，你說這個話真叫我難受。可是我的走，並不是消極，對吳教授沒有惡感，祇有好感。我離開他，爲的是我要給他便宜！給他便宜去找一個在工作上學問上和知識上可以完全和他合作的伴侶，去另外安排一個更滿意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讓他的科學試驗可以早一點成功，楊大夫和諸位好朋友，我不瞞你說，我還是愛教授的，我和他相處了多少年，共同多少次禍難，共過多少回安樂，我怎麼能爲了這點小事不愛他呢？

(衆人凄然)

吳夫人 (過了一會) 在另一方面說，我似乎也不應該輕輕易易的把我自己的事業和學問隨便放棄。女人受教育的機會本來就少，能夠受到大學教育而且在外國留學的，更是少而又少。爲什麼不替國家社會做點事情？爲什麼要把全部的精神時間用在照顧孩子上呢？

凌太太 可是你的孩子，吳太太，孩子怎麼辦？

吳夫人 (爽然) 孩子怎麼辦？

凌太太 你帶孩子去是累墜，不帶去，又不放心。你怎麼辦呢？

吳夫人 當然帶去，這不過是錢的問題，和時間的問題。我自己辛苦一點就是啦。我不相信我不能一面就職業，一面帶着我的三個孩子。

方老太太 你就職業一個月有多少收入？招呼三個孩子的費用不小，你把首飾換來的錢，很快就用完了。

吳夫人 我不管，到那時再說。

榮婉芬 起英，你放心，你的朋友們不會忘掉你的。我這幾年來節省下兩萬多塊錢，可以完全作為你的。以後我的每個月的收入，我是一個獨身主義者，沒有什麼多的需要，多下來的錢，你也可以作為你的。而且我以後還要特別的節省！

吳夫人 不，不，絕不可以那樣！

榮婉芬 以後我還要格外節省，我的烟斗和紙烟也不吸啦。本來吸烟對於人的健康沒有

多大好處。我們幹煙膏的人吸煙，更是違反規期的。不吸倒好。回頭我把我的煙膏同鴉片都送了人，從此我就不吸煙。

吳夫人（過去緊握着她的手）婉芬，我真多謝你。借錢的話，此刻還談不到。此刻你倒

是幫幫我的忙收給東西，那幾本外國書羅嫂不會收拾。

榮婉芬 好，我來！恐怕連小孩們的衣服，兩只皮包裝不下吧？

吳夫人 先裝了再說吧。我叫羅嫂再拿小孩衣服出來。（走去輕口向小孩寢室的門喊！

——門打開，羅嫂出現）

吳夫人 羅嫂，你把那理好的兩堆衣服抱來給榮先生。

羅嫂 就是。

吳夫人（對衆人）真對不起，今天我是比往常忙一點，我要預備出遠門。

（她走入小孩寢室）

（羅嫂抱衣服至榮前，助她收拾皮包）

卓太太 可憐，可憐。

榮婉芬 (理着衣服) 什麼可憐!

卓太太 這些孩子們。你想吳太太一面就職業，一面帶孩子，那些孩子們怎麼能夠有現  
在這樣當心得好呢?

方老太太 當然要比現在差囉。

卓太太 所以我說最可憐的是這些孩子。(鄭重地) 孩子們最沒有過失。

羅嫂 (像自己事一樣關心，悄悄地問榮) 今天是不是真走啦?

榮婉芬 是真要走啦。

羅嫂 好，好得很，吳太太這才對。

榮婉芬 你也說走得對嗎?

羅嫂 這幾個月真把人悶死啦，一點味道沒有! 你想主人家不安樂。我們做女工的，怎

麼會不跟着惱火呢? 現在好了，吳太太走我也走。

榮婉芬 你也走?

羅嫂 吳太太走後，那個女妖精一定會遮門的，這裏的日子不會好過，我也不願意侍候



她，我願意跟着吳太太去，幫着她帶孩子。

榮婉芬 你去幫着她帶孩子？

羅嫂 我也不要工錢，白吃飯就行啦，我說那幾個孩子跟我也稱久啦，她們離不開我，我也捨不得他們。

榮婉芬 好，好，羅嫂好，世界上有你羅嫂這樣的人，做人才覺得有味。來，我送你一點東西。

羅嫂 榮先生又要送我什麼東西？

榮婉芬 你要猜到了就算聰明。我的烟斗，烟葉，雪茄烟，我從今天起不吸啦。

(榮從袋內取出烟斗雪茄給羅嫂)

羅嫂 榮先生我不吸煙的。

榮婉芬 我有一天看見你在那裏吸原小姐剩下來的烟頭。

羅嫂 那是好玩。

榮婉芬 你把這個也嘗嘗好玩就是啦，

羅嫂 我吸雪茄不會像樣。

榮婉芬 你試試看。

（羅嫂含雪茄在口，顯成樣子）

榮婉芬 很好，可是吸完了這幾支，不要化錢去買啦——這叫做「苦中作樂」。

（玉鳳從外面進來，東張西望——張見羅嫂，過去和她咬耳朵）

（羅嫂放下手裏衣服匆匆走出）

玉鳳 （四面望一望，走到方老太太前）我也要 and 羅嫂一樣跟着吳太太去。

方老太太 你也要跟着去？

玉鳳 我也不要工錢，吃飯好啦，吳太太一向待我這樣好，今天她有災難的時候，我能

不跟着去嗎？

方老太太 可是你去不得。

玉鳳 我去不得？

方老太太 你忘記了嗎？

玉鳳 老太太說我忘了什麼？

方老太太 你忘記了你的肚子，幾個月之後孩子生出來怎麼辦呢？

玉鳳 那沒有什麼，我自己的孩子我做得了主。拿件舊衣服一包，往公路旁邊一扔，不

就完了！

卓太太 哎呀，慘，慘，慘。

玉鳳 老太太，我跟着吳太太去定啦。

方老太太 好，再商量吧，你先上廚房裏去吧。今天有客在這裏過午，羅嫂又忙着別的了。

(玉鳳走出)

榮婉芬 (冷笑一聲) 哼，哼，戀愛，結婚，生孩子，大概女人們忙來忙去，就忙着這三件事。

凌太太 你當然是一件都不贊成的。

榮婉芬 當然，你看從教授夫人到玉鳳，那一門不是爲了這種事在傷腦筋。

凌太太 那麼中國人都不要子孫後代了嗎？

榮婉芬 我沒有那麼說。

凌太太 又要子孫後代，那麼請問你怎麼辦呢？

榮婉芬 結婚——必不得已只好讓人家結婚，結婚是人生避免不了的醜事，比結婚更醜的，就是講戀愛。

卓太太 你不是主張，女人應該結婚，應該生孩子，可是一切戀愛都不要。

榮婉芬 都不要。

卓太太 那些預備結婚的男女戀愛，你說也不要？

榮婉芬 不要，全是多餘的。

卓太太 那豈不是回到幾十年以前中國的舊式婚姻了嗎？不經過戀愛的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沒生孩子之前，是家庭裏的苦力，奴隸。生孩子是一部自然的機器。生孩子之後是一個不給工錢沒有休息的奶媽或保姆。這樣非人的女人生活，你

願意去過嗎？

榮婉芬 當然不願意，可是像女人們今天過的生活——吳太太和吳教授，儘管是經過戀愛結婚的，現在來了一位原小姐去和吳教授戀愛，吳教授也和原小姐戀愛，吳太太一點辦法沒有，這又是什麼味道呢？

程永華 問題就在這幾個孩子。假如吳太太的這三個孩子，能有人好好的當心，和吳太太一樣的當心，甚至於比吳太太更加當心，那麼吳太太不就可以去做她的事業，研究她的學問了嗎？今天遺憾的是，除了自己的家庭以外，沒有這樣一個滿意的地方。除了自己的母親以外，沒有一個能像她一樣地當心孩子的人。

楊大夫 最近我曉得有幾個保育院，保嬰院，的確是辦得很好。

程永華 有嗎？

楊大夫 譬如貴陽青岩的保育院，我有一個朋友的兩個女孩子在裏面，就保育得很好。衣食和教育，都還不馬虎。……很是感激的。

程永華 就是有一兩個好的，數目也太少。

楊大夫 我想好的一定很多，我們也許不知道，有許多育嬰院，保育院，經費，設備，

幹部都還夠得上標準，就是太冷酷了一點，太不夠「人情化」一點。

程永華 你有什麼法子使得他們「人情化」呢？

楊大夫 他們慢慢會好起來的，只看許多小學好了。最早的時候，似乎不如家裏的私塾那麼好。可是現在有多少小學教師和家庭的母親一樣喜歡孩子，有的比自己的母親還懂得愛惜孩子哩。今天我只希望一件事，希望兒童福利事業，大大的擴充，中國有更多的保育院，保嬰院托兒所。我們今天先求有了再說，——有總比沒有好，先有了，再慢慢的求改善。

（這時候聽到外面有女人的哭聲）

卓太太 好像是李太太，等我看看去。

（她剛剛走上走廊，吳夫人和羅嫂扶着李太太進來，吳夫人手裏有一包草藥）

（楊大夫甚為關懷，上前幫助攙扶——將李太太扶在逍遙椅上坐下）

吳夫人 （舉起手中草藥，對楊大夫）是羅嫂幹出來的。

楊大夫 （厲聲）羅嫂，你這找來的是什麼東西？

李太太：楊大夫不要怪她，諸位也不要怪她，我是真着急了，我信了楊大夫的騙，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後天。楊大夫說她的藥不是立刻見效的，吃過一個月兩個月肚裏的東西才會下來。我一直等了四個月，才曉得不是那麼回事，我這才求羅嫂，替我找這個草藥，——還有玉鳳也要找這種藥——今天算是替我找到，我是感激她的。

我想到我自己的壽命，我忍不住掉下幾顆眼淚，這并不是因為羅嫂有得罪我的地方。羅嫂才真曉得一個孩子太多，家境貧寒，身體有病的母親的苦處哩！

楊大夫：羅嫂，你爲什麼替李太太買這種東西？這是有很大的危險的，你曉得嗎？

羅嫂：這是我們鄉下女人常用的一種草藥，煮湯吃了可以催生的。

楊大夫：你怎麼知道這個藥有用？

羅嫂：我不知道，我也是聽人家這樣說：我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東西。

楊大夫：可是你替李太太買來啦。

羅嫂：今早趕場在藥攤上買的。可是我曉得是上了當，這把藥一定是假的。真的不會有得買的。鄉下的女人都自己出來找的。

楊大夫 你曉得做這種事情是違法的嗎？你曉得傷害胎兒，政府可以辦你的罪的嗎？你曉得這種藥，吃得不對，可以置人於死的嗎？你爲什麼這樣糊塗？

李太太 單是保護胎兒有什麼用處，孩子出來以後，要處死他，還不容易嗎？我至少可以做玉鳳那樣的打算，把生出來的孩子扔在門外。

楊夫人 李太太，那是另外一件事。你的困難，不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我們只講墮胎的話，在某種有病的狀況之下，政府允許我們做醫生的，施行「人工出生」。可是非得用手術不可！一切吃藥打針，都不一定靠得住，而且多半含有副作用有流弊的，千萬不可以隨便冒險的。

卓太太 真的，李太太你的困難，我們大家可以幫着解決的。你的孩子還是讓他生出來好了，我們大家幫着負擔。

李太太 大家幫着負擔嗎？

程永華 李太太不要見外，我們都願意的，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幫忙。

李太太 不，不，諸位的好意我領情了，可是我不能接受。



卓太太 爲什麼不能接受？

李太太 今天的生活誰不是困難的。誰還有什麼寬裕的力量！諸位來替我負擔，沒有這個道理的，還是等我自己想辦法吧。諸位放心，我不再去買草藥用土法子墮胎就是了，我一定讓他自生自滅。（程永華突然興奮——腔義憤，有不得不吐之勢）

程永華 諸位看見了沒有？聽見了沒有？多福多壽多男子，一個人家添丁，本來是件喜事，今天弄得是多麼悲慘。

凌太太 啊，悲慘。

程永華 是不是今天應該再有小孩子生出來呢？是不是今天我們一定不准人家不生孩子，可是允許人家讓那孩子生出來之後，餓死，病死——讓新生的孩子自生自滅呢？

卓太太 是呀，這是什麼邏輯！

程永華 今天有多少重要的工作，——幾乎是迫不急待的工作，——等着有人去做，今天在這麼許多方面需要新的組織。新的生命，新的奮鬥。可是眼望着面前就有許多人沒有經濟能力，不能生育孩子，她們厭惡孩子，不要孩子——生孩子對於許多窮苦

的女人成爲一種威脅，一種恐怖。

楊大夫 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們聽到說有些國家太富裕了，田裏生產的東西太多了，爲了防止農產品的價格低落，政府每年花費幾萬萬元的金錢，去津貼農民，不是要他們增加生產，而是要他們減少生產！我們還聽說牛奶太多了，小孩子吃不完，大人也吃不完，牛奶廠的老闆爲要維持他的利益，每天把牛奶倒在溝裏！我們還聽說有些地方，蘋果出產太多了，市場上銷不完，爲了要維持蘋果的高價，把蘋果一船船的裝出海口去，倒在海洋裏！我們聽說有些地方的大戶人家，倉裏的米堆得太多，幾年吃不完，碰到幾次黃霧潮濕的天氣，倉裏的米都積成堅固的米餅，要用鋤頭才打得開，并且臭氣薰人，豬都不吃，只好大量的倒在糞坑裏，過後拿來肥田！可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另外一些人家，成羣的孩子們，伸着手，張着口，沒有牛奶吃，沒有蘋果吃，沒有米吃！——就是有一點米吃的話，也經常不能吃飽，諸位！這樣的情形，世界上是不是應該有的？

芳老太太 世界上的人苦樂太不均勻，那倒是真的。

程永華 我們不感到遺憾嗎？我請問，我們不算是在山脚下的人，我們總不在山頂上，至少也在半山腰裏。我們都受了一點教育，都讀過幾年書，都應該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我們都應該有一點良心。我們也都不是「過激主義」者——我們可以算得是不夠革命啦——我請問，對於這種不平的情形，是不是都感到遺憾！我們是不是應該讓這種不安當的情形，老這樣繼續下去！我站在一個讀書人的立場上，我請問！我請問！

（衆人都默默無言）

（過了好大一會）

卓太太 我們還是談養育兒童的問題吧，我們有什麼辦法，能解決我們目前的問題呢？

程永華 依我說今天只有「兒童公育」。

卓太太 「兒童公育」？

程永華 養育兒童的事業讓國家來擔負，讓社會來擔負，不必讓兒童自己的父母私人來擔負。

方老太太 什麼叫做不讓兒童自己的父母來担負呢？不問我們太太見面。

程永華 那就是兒童出生以後做母親的，就可以不管了，有那些專門從事兒童福利事業

的人替她喂奶，替她當心，替她抱，替她管育，替她陪着孩子玩，替她供給那兒童

所不應該缺少的溫暖，讓那些做母親的人仍舊去就她們的職業，做她們的工作，研

究她們的學問，使那婦女職業和養育兒童兩不妨礙，這是在眼前可以做得到的事。

方老太太 那麼做父母的豈不是都不認識自己的兒女，做兒女的也都不知道和父母親熱

了嗎？

程永華 那也要看做父母的，心情如何，如果她們願意的話，照樣還是可以和她們

自己的兒女親熱。如果她們并不迫切要求的話，兒童們也并不会沒有人和他們親

熱。

楊大夫 你這個話歸根結底，還是說國家應該多辦幾間保嬰院，社會應該盡量的推廣兒

童福利事業。

程永華 不僅如此，這不盡在建立機關，和擴充多少的問題，更在我們可以做人父母的

人的態度改變，要把「私有」的態度改爲「公有」的態度。

方老太太 壞了，壞了。什麼「兒童公育」什麼做父母的，不私有自己的兒女，我看再進一步，就要實行他們所謂的公妻了吧。

程永華 老太太，太過慮了，兒童公育是希臘大哲學家伯拉圖的主張。

方老太太 什麼伯拉圖，你可真「陋納」了我啦。

程永華 至於對於兒童的私有的態度改爲公有的態度，古聖賢人孟夫子就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說，天下做兒女的人不必只把自己的父母看作父母，爲什麼不把天下凡有資俗做父母的人都看作我們的父母。天下做父母的人，何必只把自己的子女看作子女，爲什麼不把天下一切做子女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子女，這個總不見得是不合國情的主張吧。

方老太太 孟夫子的話，大約是不會錯的。

(玉鳳緊張的從外面走入)

玉鳳 老太太原小姐來了，說要和你一個人講話，不願意和太太見面。

榮婉芬 那個來囉？

方老太太 哦，原小姐來啦。

榮婉芬 哦，來得正好，這一次還放過她麼！

吳夫人 你打算把她怎樣？婉芬，我們能把她怎樣？

凌太太 我們可以教她知道，公道自在人心。

吳夫人 哼；公道，要原小姐自己有這個觀念才行！——不，我們這裏所能對她講的話，

所能對她做的事，無非是增加糾紛，可說是於事無補的。

楊大夫 這話很對，我看我們還是先聽聽原小姐這次來，有什麼話要談。

方老太太 那麼也好，就我一個人在這裏見她。

吳夫人 我們都到書房裏去？

榮婉芬 書房裏不是聽不到外面講話嗎？

吳夫人 門闔嚴是聽不見的。

榮婉芬 我們開着門好啦。

楊大夫 那不大行吧？

凌太太 那麼露着一點縫，我也想聽聽。

（楊大夫，凌太太，卓太太，程女士，李太太，吳夫人一齊進入書房——榮虛掩上門，留出一條，可以聽話，而不致被人注意的門縫——她和諸人屏息地等候着）

（原小姐翩然入來，依然面有笑容）

原小姐 老太太好！你一個人在家？（取出封信）等我交了差使，再說我自己的話。

方老太太 差使？

原小姐 這是吳教授，親筆寫信給吳太太的一封信，叫我親自送來，請吳太太務必親自折看。

方老太太 哦！務必要吳太太親自折看（小心地把信壓在幾本西書下）我曉得了。

原敏文 這是一封要緊的信，什麼內容我也不曉得，老太太可千萬不要把它忘啦。

方老太太 忘不了，忘不了，

(原小姐開始把書架上，教授的書報加以整理)

方老太太 (實在熬不住) 這幾天見到教授沒有。

原敏文 自然見到。

方老太太 談過話沒有？

原敏文 一連談了好幾晚。

方老太太 哦，一連談了好幾晚。

原敏文 昨天晚上，才算談出了一個結論。

方老太太 什麼結論。

原敏文 吳教授把維他命看得比我重要！比我重要，那到是應該的。

方老太太 怎麼維他命比你重要。

原敏文 我要吳教授和我一起上青雲山旅行一次，他不肯去。

方老太太 爲了他正在研究他的青草？

原敏文 不爲這個，他的研究工作，眼前這一個段落明後天就可以結束啦，我本來約他



後天去的。

方老太太 那麼他爲什麼不去呢？

原敏文 我昨天晚上才明白，吳教授需要我的祇是做他的精神上，智力上，和知識上的一個伴侶，不需要我做其他方面的伴侶。

方老太太 哦，哦，其他方面。

原敏文 可是我呢？

方老太太 你呢？

原敏文 我不能以這個爲滿足，我需要其他方面，我願意做教授的一個全面的伴侶，不願意祇做一個部分伴侶，我需要愛，我需要愛的生活，我需要教授和我超過現在的親密！老太太，你一定可以諒解我，因爲我是女人呵。

方老太太 哦，哦，現在我明白了，教授拒絕了你。

原敏文（笑着）教授拒絕了我，想不到吧，這是我的第一個發現，教授不願意放棄他的工作，放棄他的社會地位，放棄他的家庭兒女，他需要一個合作者，一個有知識

的可以陪着他談話，陪着他工作的朋友，他也許還需要一個愛人——可是祇是一個有限度的，適可而止，不麻煩不礙事的愛人，——這也是應該的，雖然在我看起來，教授未免是太自私了。

方老太太 男人們都是這樣的，一根引線兩頭尖。原小姐，我告訴你，我今年六十六歲，快上六十七了——

原敏文 後來又有了第二個發現，我自己太糊塗啦。如果吳教授竟然和我結了婚，慢慢的我也免不了要生育孩子，喜歡孩子，當心孩子，說不了再蹈吳夫人覆轍，我想我一定會這樣的，在這一點上，我不會和吳太太十分兩樣。

方老太太 原小姐真是有見識。

原敏文（狂笑）老太太，我現在是個失戀的人啦，不要以為我不傷心，不要以為我不難受。不要以為我把這看做一件好玩的事，我是真愛吳教授的！我愛他，我覺得我可以比吳太太更使得他幸福，那時候我不退讓。今天我還是愛他，可是我曉得我不必能比吳太太更使得他幸福，今天我準備去啦。

方老太太 你準備去啦。

原敏文 立刻就走，單身一個人比較容易，好在我沒有孩子拖後。

方老太太 哦，是的，是的，——你到那裏去呢？

原敏文 還沒有決定。不過我走是一定了，也不再打算和教授見面，所要談的話，這幾天，已經談完了，老太太，我並不後悔。

方老太太 不後悔？

原敏文 我自己雖然受到很大的痛苦，我想我也使得吳太太受到很大的痛苦，我也使得吳教授受到很大的痛苦，可是我們三個人經過了這一次三角關係，却長進啦每個人，却增加了不少智慧，這真是值得留念的。

方老太太 你真的走了，不回來啦。

原敏文 過一陣我會回來拜望吳太太的，我想她一定喜歡我這樣一個女人朋友，我倒也是她的一個精神上情感上痛苦經驗上的伴侶，吳太太和我是全世界上最懂得吳教授最愛吳教授的兩個人了——時候不早了，再會吧！老太太——哦這是書桌抽屜上的

鎖匙，請替我交給吳太太吧。

（吳夫人搖頭不語）

（吳夫人搖頭不語）

吳太太（方老太太剛張開口，婉芬搖手止住）

婉芬，老太太不要講，我們都聽見啦。

吳太太（對吳夫人）現在好啦，現在還有什麼問題呢？

方老太太（當然沒有啦）。

（吳夫人搖頭不語）

凌太太 吳夫人還有什麼不放心？

方老太太 現在天下太平無事啦。

（吳夫人還是不響）

卓太太 我也覺得事情不那麼簡單，問題是在吳太太的三個孩子。

方老太太 怎麼問題還在這三個孩子。

卓太太 如果這三個孩子，得不到很好的處理，如果吳太太還得一天到晚自己去當心他們，那麼，危險依然存在。一個原助教走了，可能有第二個原助教來的。

凌太太 今天我們每個人的問題都在孩子上。我因為有兩個孩子沒有地方接放，所以不得不忍氣吞聲的還和凌先生住在一起，不住到外面去獨立，就職業。李太太因為孩子太多，養育不起，堅決的不願意生育。玉鳳因為受了一個男子的欺騙遺棄，準備把她的就要生下來的孩子，放馬路上的棄嬰，孩子，孩子，孩子，在今天這個時代，你們是我們女人們的仇人，女人女人，就被這些孩子們累苦了。拖死了。

程永華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呢？我們還是一羣讀過書的女人，自己承認是有腦筋的，為什麼對這個一個問題竟會這樣束手無策？

卓太太 你想到好的辦法沒有呢？

程永華 我說這是我們的態度問題，如果我們不把我們的子女看做我們自己私有的，又把別人的子女看做是別人私有的，如果我們有一點不分彼此的公心，今天我們面前的孩子問題，我看總會有辦法的。

卓太太 什麼辦法呢？你快說？

程永華 我們既然感覺到現在已經有的保育院，保嬰院雖然很多，辦得很有成績，可沒有一個完全如我們的理想，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自己來辦一個？——小規模的，就是我們這幾個人，不說是保育院，我們叫它做「保育合作社」好不好？

卓太太 哦，保育合作社，多麼一個新鮮的好聽的名稱。

程永華 我們先是小規模的開辦起來，吳太太的孩子，李太太的孩子，凌太太的孩子，將來玉鳳的孩子都可以加入，如果辦得好，我們還可以擴充。

卓太太 那麼我對諸位有一個要求，不瞞諸位說，我和卓先生結婚三十多年了，日夜想望一個孩子，可是至今沒有生育，大概我這一世不會再生育自己的兒女了，讓我就是把別人的兒女，作爲我自己的女兒吧；這個保育合作社我請求諸位舉我做總幹事，我願意把我可能分出來的時間，一起都放在這個事業上。

楊大夫 好的，好的，我可以來做一個義務醫師。

方老太太（突然而來）唉呀不好。

(衆人驚訝)

榮婉芬 又是什麼事不好？

方老太太 一封要緊的信，一封吳教授親自寫給吳太太，要吳太太親自拆看的信，我全

忘了，在那本書底下。

(衆人不免又擔心起來)

(吳太太取信在手拆開細看——慢慢的，她的臉色變異)

(衆人寂靜下來——手緊張的望着她)

榮婉芬 吳教授的信裏怎麼說。

吳太太 他說……

榮婉芬 吳教授幾時回來？

吳太太 他說，他的工作一兩天內就可以告一段落；最遲明天晚上可以回家了。

榮婉芬 哦，

吳夫人 可是……

榮婉芬

可是：

吳夫人

他請老太太不要難受，他剛收到一個電報，是從空軍基地來的。電報上說，

老太太的第三個孫少爺昨晚轟炸日本本土，那架飛機沒有回來，大概是爲國犧牲了。

方老太太

（猛受打擊）是麼？（他不由得哭了）我早知的，做一個軍人應該有這樣一個結

局，可是他一定要攷空軍，我也阻止不住。他的父親早年就故世啦，他的大哥在九一八之後，爲一個國家銀行搬運公物，辛苦病死的，他的二哥在大轟炸那年，他跟着飛機上去警戒，被三架敵機包圍，他打下兩架，可是他自己的飛機也掉落啦，我現在是一個親人都沒有了，我現在是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了。

（這時候羅嫂，玉鳳都已進來；本來是爲聽好消息的，現在又見到老太太的傷悲，都有點難受）

（方老太太愈加傷心起來）

吳太太 老太太不要傷心，我不就是你的女兒嗎？我不就是你的孩子，跟你自己的孩子



一樣嗎？

卓太太 —— 老太太是一個有年紀的人，也可以把我當作你的孩子。

程永華 我們都是你的孩子，天下凡是做兒女的都是你的孩子，老太太，你不會沒有親

人的。

方老太太 諸位不要這樣說，我不敢當。

(玉鳳勇敢的上前)

玉鳳 老太太要是不嫌棄我是一個難民，是一個女僕的話，我也願做你的乾女兒，你的孩子。

方老太太 (甚受感動) 不嫌棄，不嫌棄的，好玉鳳。

(羅嫂看了大家的臉)

羅嫂 我現在拜拜天，求求天保佑，保佑玉鳳一件事！

榮婉芬 保佑玉鳳一件什麼事？

羅嫂 保佑玉鳳生出來的是一個男孩子！

榮婉芬 男孩子！爲什麼？

羅嫂 那麼老太太剛丟了一位孫少爺，馬上可就又添了一位孫少爺了！

衆人 (恍然) 哦！

——幕閉——

(完)

卷中  
82  
75

張自忠

老舍著

八〇、〇〇

賽金花

熊佛西著

八〇、〇〇

李秀成之死

陽翰笙著

一〇〇、〇〇

女傑

趙清閣著

七〇、〇〇

塞上風雲

陽翰笙著

七〇、〇〇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著

八〇、〇〇

烽火梵音

徐昌霖著

五〇、〇〇

露雪霽

劉靜沅著

八〇、〇〇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 女人女人

實售

編著者 洪 深

發行者 唐 性 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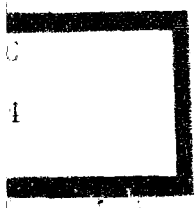
重慶民生路  
北碚南京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中央戲劇電影審查所審定

Handwritten marks and numbers, possibly a classification or file number, including a large 'P' and the number '110'.

中華



Handwritten marks or initial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